

生命之风月

Denvor

我以为我只有在七岁以前和七十岁以后才会坐在枫林中看月亮。但现在在我二十七岁，却正坐在枫林中的石凳上望着遥远的明月。

“维纳斯”的话萦绕在耳边：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明白她的意思。那段凄惨的经历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何况她是一个弱小的女子。

忘却唯一的药。

为了忘却，她没留下《枫林日记》和《前世月光》。

但愿她能忘却，而我能做的只有祝福她而已。

我坐在石凳上，这六个月来我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如此，就如同当年在清华每个晚上都会去“七食堂”坐一会儿一样。不过当年是为了船歌，现在是为了“月亮”。

这片枫林就在 RF 研究中心的旁边，RF 研究中心并不在地下，而且距离两广军区很远。

这是那个可爱的老头儿的决定，我得承认这是个极好的决定，我们在这里平静地度过了三年，这是最好的证明。最危险的地区就是最安全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谁能真正明白。

中心的守卫有 74 人，他们是最好中最好的。就算有千军万马进攻中心，他们也可以坚守 15 个小时，15 个小时足够从两广军区调来两万精兵。

明天试飞，两架原型 RF 机器人已经完成，虽然对于设计师来说，看着自己的心血飞上蓝天是最快乐的事，但能与阔别三至五年的亲人见面更让他们满足，所以那些设计师们已经纷纷离开中心踏上回家的路。

而我相信那 74 个卫兵是不会休息的，从 RF 机器人完成开始他们必须将最高警戒状态保持 72 小时。我相信他们，所以我静静地坐在枫林中看着我的“月亮”。

那时候如果我知道枫林外面正发生着什么，就算要我死我也不会会在枫林里坐上 6 个小时。

月亮消失在远山的阴影中。我也该回去了。

“月亮”明天见！我在心中默念。

我走出枫林，走在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上，它通向 RF 研究中心。车子自动跟在我的后面。

我走着，六个月的生活没使我对那个该死的中心产生一丝感情，为了这个该死的 RF 计划，167 中队覆灭，“月亮”也躺在月亮上。

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年冲动的我。

我讨厌那个中心，更恨我自己。

但那一刻，潜意识中我希望赶回去，因为那里似乎有人在等着我。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就象一个人的呼唤。

我加快脚步……

火花！

前面拐角处出现火花。一闪，又一闪！

我伏身，带上夜视镜，镜中的景象让我惊讶。

那是一具尸体，但不是地球人的尸体。它生物的一半已经死亡，但机械的一半却在动，一条腿时而屈、时而伸。面部肌肉随之而动。关节处冒出火花。

我伏身走过去，不远处还有一具尸体，我认得他是那 74 名卫士中的一个。显然他们同归于尽。

他应该埋伏在一个极隐秘的地方。但却被发现，看来这次的敌人应该很难对付。

我拿起他的枪，我痛恨这场战争，痛恨自己为何是个军人，所以我平时不带枪。

我向前走……

我连续看到 45 具尸体，32 具冒着火花，另外的是 13 个卫士。

他们都是被人偷袭致死，而且偷袭他们的外星人也都死了。但这 13 个人却没有一个人有机会示警。

看来敌人指挥官的智慧在我之上。而且极其冷静、冷酷。

那种带着惧怕的兴奋充斥着我的身体，好熟悉！

中心的大门在瀑布后面。

我看到瀑布两旁的石壁上挂着十几具尸体，地上没有弹痕。

看来他们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被全歼。也就是说，敌方的指挥官完全猜到了他们的埋伏点，并派人接近他们，然后同时行动将他们杀死。

想杀死这 18 个人至少要 36 个，看来敌人这次行动来了至少一百人。

我希望剩下的 43 名卫士能抵挡住这鬼魅般的偷袭。

我走进大门。

两具敌人的尸体让我欣慰，也让我紧张。

这两具尸体让我知道，敌人的偷袭已经被发现，但他们既然能突破外层的防守，没有理由被门口的装置发现。所以极有可能是敌方的指挥官认为完全可以用正式进攻的方式摧毁中心，于是下令直接进攻。而他在门外的杰作已经让我不能怀疑他的判断。

我继续向前走。

惧怕但兴奋，这感觉很熟悉，至少我曾经有过。

我走进正厅。虽然是正厅，但其实是个阻击场。它是两条通向研究室的路之一，另一条在山后，但必须先开出一条几里长的隧道。

它有 106 米长，67 米宽，没有障碍，35 名阻击手藏在对面的掩体里。他们有最好的武器，我无法想象如何通过这里。

但这里已经没有枪声了。

堆积如山的尸体从入口开始铺过去，最近的距离最前的掩体 23 米，但 35 名卫士都死了。

他们的脸上带着惊讶。

我想象不出敌人是如何冲过来并杀死这 35 名勇士。

后面的门开着，我知道后面还有 8 处伏击。

原本我对这 8 处伏击极有信心，但现在我动摇了。

恐惧又袭击我的心，但兴奋随之而来。

我想起来了，那是在 167 中队受训的时候，我与“月亮”对战时的心

情。在那逼真的训练中惧怕第一次冲击我的心。现在是第二次。

最后的八处截击没有用诸如电网之类的机关。因为一个人若能活着走到这里，那些死的机关已经不起作用了。能对付得了这种人的也只有人本身。

但已经有三处截击被摧毁。

灵感告诉我敌人也只剩下一个。

这八个卫士绝对是最优秀的。为了中心的安全，他们已经忘了情感，忘了时间，忘了生命，忘了自己。

他们没有名字，至少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有的只是一个代号。

“叹气”，“影子”和“影子的影子”已经死了。

前面还有“蜗牛”，“云”和“海皇”。

另外两个连代号都没有。

“蜗牛”守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是一间空旷的大屋子，四周的墙壁和天棚、地板是白色的，此外还有一张白色桌子和一把白色的椅子，它们是“蜗牛”休息用的。

这地方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墙壁和天棚、地板。它们由一种精密的探测仪器组成。这种仪器只对一种现象有反应——“音爆”。

当一个物体以超音速飞行时就会产生“音爆”。而一旦“音爆”被探测到，0.2秒内这间屋子里的每一立方厘米将有17块14马赫的弹片飞过。你可以在这间屋子里高谈阔论，但决不能让任何东西超过音速。

在这间屋子里，枪已经没有用了。只有一支是例外。这支24厘米长的手枪就挂在“蜗牛”的腰畔。但只要0.35秒，一颗亚音速飞行的子弹就会飞出枪膛。“蜗牛”虽然叫“蜗牛”，却比绝大多数人都快。

这支枪的设计者（也就是这间屋子的设计者）是空军169中队的指挥官——亦泽。169中队是空军仅存的4支中队中的一支。

今天的枪支设计者为了提高射速缴尽脑汁，两年以前电磁枪已经开始装备人类陆军，它的射速接近10马赫。但亦泽却设计了这样的屋子和这样的枪。

我奔向“蜗牛”的房子。“蜗牛”站在桌子的旁边，凝视门口，目光中充满无奈。枪握在他的手中，但刚离开枪套半尺。额头上嵌着一颗金黄的弹头。

从“蜗牛”的姿势我可以看出这个敌人出手的速度，从弹头的深度我可以看出它的飞行速度。我惊讶！这也是一颗亚音速飞行的弹头，难道敌人有两支枪？可是她如何知道在这里有这样的截击？

这样低速的子弹并不能直接致命，“蜗牛”从中弹到死亡的过程中一直保持这个姿势，我明白他是想让我知道敌人射击的速度。我将“蜗牛”抱起，放在他常坐的椅子上……

走出“蜗牛”的屋子，我看到地上有一支残破的枪。它的枪膛被一柄极其锋利的刀连根截断。如此简单的一刀，就让敌人有了世界上第二支亚音速枪。这种电磁枪的枪膛是用来加速的。

拔吓！彼懒耍 锤螯嗽业腥顺整值乃侯取K 乃辣 扯*有意义。

我希望“云”还活着。

我向前跑去……

我飞了起来。眼前有无数的云在飞。

两年前，人类掌握了重力场制造技术。它来自银河系中的另一种生命。

这里有一个与重力相反的伪重力场，“云”就是这个零重力空间的守护者。她每天在这里生活 23 个小时。那些软软的和她一起飞的“云”是她唯一的朋友。

她原本有她的生活，有她的爱人，但为了这个 RF 计划，她与他们分别，就象这里所有的人一样。

“云”躺在一片白云上，在这里其实没有上下的概念。她闭着眼睛，长发向四周散开，象一个熟睡的天使。

美丽、安详。谁也不会吵醒她。

没有伤口，看来敌人不仅精于枪械，也精于格斗，而且是这种无重力状态下的格斗。

致命的一击在后颈部，它让我想起，当年 167 中队在战列舰上进行格斗训练时，“月亮”最厉害的一击。很多次“月亮”在“维纳斯”的后颈部轻轻一击，“维纳斯”旋转着假装倒下，长发散开……

“海皇”我从未见过，也没听说过他的事迹。因为那是机密，这里每个卫士的过去都是机密。

但我知道他有着辉煌过去。因为谈到他的时候，“神鹰”的语气中充满尊敬。

“海皇”的皇宫极大，但并不富丽堂皇。

只有一个巨大的闸门将“皇宫”分成两半。闸门是木制的，但外壳是 167 合金，门框也是。要通过“皇宫”必须先开启闸门。

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开启闸门。它太重了。

开启闸门唯一的办法就是灌水。将“皇宫”前后两个门密封起来，想通过的人穿上防水衣，然后用水充满“皇宫”。水浮起闸门，人从闸门下面游过，然后放水，才能开启对面的门。

“皇宫”两边各有一个控制灌水、放水的仪器和一个衣柜，防水衣放在衣柜里。衣柜也是用 167 合金制成。没有密码休想打开。

即使打开衣柜同样没有用。防水衣做得非常笨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很迟钝。

“海皇”却不用那笨重的防水衣，因为他不用肺呼吸，他用鳃。没有人见过手术后的他。平时我们游过“皇宫”时他躲在蓄水池里，只有敌人出现时他才从灌水口进入“皇宫”。

我不知道“海皇”辉煌过去，但我尊敬他。我并不尊敬比我优秀的“神鹰”，但我尊敬“海皇”。

我推开门，走进“皇宫”。闸门是开启的，但只有半人高。

因为一个衣柜硌在下面。我弯腰从下面走过去……

那是我第一次见“海皇”。他死了！是干死的。

显然，敌人先灌水，当闸门只开启半人高的时候，推倒衣柜硌在下面，然后放水。但这时“海皇”刚刚进入“皇宫”……

没有水，“海皇”的生命很短暂。

继续向前就到了山腹，也就是中心的中心。

226 名天才科学家在这里工作了 5 年，此外还有一个“木头”，一间肯德基餐厅的采购员和一个花匠。

科技的发展使得肯德基不必拥有那么多雇员，一切都由机器完成，除了原料的采购。采购员是个老人，当然他的名字也是机密，所以我叫他“肯

德基”大叔。

这里是山腹，阳光是假的。假的阳光实在不容易给人灵感，所以鲜花更是必不可少。

这里没有了往日轰隆隆的噪声，但宁静中充满危机。我从肯德基店前走过，穿行于花丛之间。

我看到了花匠。也看到了“肯德基”大叔。

花匠的剪刀分成两片，一片穿过“肯德基”大叔的腹部钉在树上，另一片插在泥土上支撑着他的身体。而他的咽喉上插着一只吸管儿。

红白相间的吸管儿上有肯德基的标志，内壁却泛着金属的光泽。

他们就是最后的两重截击。

我不知道谁是叛徒，也不想知道，人死了，一切就都结束了，不管生前是英雄还是恶徒。

一声巨响传来。我看到一座大厦倒塌，“RF 一号”得意地挥着拳头。“RF 二号”正走向另一座大厦……

难道敌人竟有两个？

我伏身向总控制中心奔去，我希望在那里被摧毁前能抢先通过计算机重新控制 RF 机器人。

我被发觉。两个 RF 机器人一起向我扑来。它们配合默契，就象经过训练一样。

我不想让敌人知道我的意图。于是改换方向，向宿舍奔去。

依仗我对这里一草一木的熟悉，依仗我对 RF 机器人的熟悉，我成功地逃进宿舍楼。

我关上地下室的盖子。宿舍楼塌了。在 RF 机器人的铁拳下，它就象积木一样。

在地下室的通道里我向控制中心前进……

我出现在控制中心大厅的门口。

我错了！敌人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个女子。

她并未坐在任何一个 RF 机器人的驾驶室里。她坐在控制中心的计算机前，她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键盘，她的手指飞快的运动，她一个人竟在 RF 机器人体外将两个 RF 机器人控制的如此完美。

因为她是“月亮”。

她依旧是长发，长到腰间。但不象原来那样笔直，而是略带弯曲。衣服很宽大，看不清身材。

我本没有理由认出她，但她的气息使我确信那是她。

跟杀手在一起，你可以感到他残忍的气息。

跟政客在一起，你可以感到他虚伪的气息。

跟学者在一起，你可以感到他充实的气息。

跟商人在一起，你可以感到他铜臭的气息。

跟“月亮”在一起，你可以感到智慧的气息。那是我熟悉的。

我走过去，很轻，我不想惊扰到她。我站到“月亮”背后，看着她……

“月亮！”我轻轻呼唤。

她猛地转过身，一只白色的枪指着我的额头。

我没在意，我向前走，想抱住她，就象所有久别重逢的夫妻一样。枪口碰到我的头，我歪了一下头，走过去，抱住了她。

我紧紧抱住“月亮”，抚摩她的长发，亲吻她的额头。时间在那一刻停止。

她猛地推开我。枪口直抵我的眉心。冰冷的枪口让我清醒过来。

“月亮！”

我一遍一遍轻轻地叫着她。

我知道她已经迷失本性。我要唤醒她。

我一遍一遍轻轻地叫着她。

她的枪口抵住我的眉心，但她眼中渐渐出现迷惑。

“我爱你！”

我轻轻唤出，就想三年前在月球上一样。

她的手轻轻抖了一下。

“不许叫！”她命令道。

“我爱你！”

“不许叫！”

……

“我爱你！”

“不许叫！”我依旧在命令，但命令中带着痛苦。

听到她痛苦的声音我不说话了。

她的枪渐渐不抖了。她的声音也恢复了平静。

“我叫阿尔忒弥斯，是帝王光荣的士兵。”

她一遍一遍地说着。

但内心却带着迷惑和痛苦。

“‘月亮’是谁？”

僵持了很久之后，她忽然说道。

她真的将我绑了起来，绑得很轻。

“你误以为我是‘月亮’？”她放下手中的《前世月光》说到。

我只能沉默。

“我们很象？”

“为什么不说话？”

“你就是‘月亮’，难道你真的不记得以前的事？”

“我叫阿尔忒弥斯，是帝王光荣的士兵。”

“你成为那倒霉帝王的士兵以前的事情呢？你记得多少？”

痛苦再次出现在她的脸上。她开始思索。

痛苦在加重。我的心在流血。

“不要想了！”我大声喊到，“你是阿尔忒弥斯。是帝王的士兵。是我在说谎！你不要再想过去了，不要想了。”

她没听到我的话。痛苦在她脸上凝结。

三年前我将她留在荒凉的月球上。三年后我让她如此痛苦。

为什么我总是带给我爱的人痛苦。

她从痛苦中走出来，但没带回任何结果。

“也许你是对的。如果你是对的，如果你真的象书上写的那么爱我，请原谅我。”

她走到计算机前，又开始控制 RF 机器人。

她开始摧毁每一座建筑。但却远不如刚才灵活自如。

最后，两个 RF 机器人相对站立，以同样的组合拳将对方打成粉碎。

“月亮”掏出一颗炸弹，放在一个键盘上。然后转身抱起我，走出控制中心，她的枪一如从前一样准确，只用一颗子弹就射中炸弹。

她将我放到一棵树下。

“我要走了。这两本书送给我吧！”

“你是我的妻子，我的本就是你的。”

“我走了！”

“以后……小心点儿。别象今天这么冒险了！”

“是，我以后会小心的。你也要小心！”

“我会的。我会等你的。永远！”

“月亮”走了。

“神鹰”来的时候我又恢复了冷静。

“再建设一个研究中心要两个月。”

“研究人员损失并不大，但有六个负责飞行的研究人员没有离开中心，他们的成果没有人继承。所以新机器人虽然可以在四个月后制造成功，但却不能飞行。只能用于陆战。”

“这种机器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敌人将它们控制得很好。所以批量生产这种机器人可以在六个月后实现。”

“我要参加陆军，给我一支特别中队，三百人左右，最好是新兵。我和他们将组成第一支机器人陆军中队。”

“我现在有一些机器人的改进方案，主要是希望它能以一个最优秀的战士为蓝本进行设计，你是最佳人选。”

我隐瞒了“月亮”的事！

“神鹰”要结婚了。新娘当然是船歌。

由于我的要求，他们的婚礼又要拖后四个月。为此我答应做伴郎。我很愿意。

生命之枫林日记

Denvor

今天报到。

我决定开始写日记。

来兵营的车上碰到个小女孩儿。

本以为她是某将军的女儿，来找爸爸撒娇的。想不到也是个新兵。我很难把她和战争联系起来。

车停到跑道上，下车就能看见不断有战机起飞。

“小女孩儿”把行李扔给我，叫着喊着追飞机去了。

我只好在跑道上等着。

这里的战机我从未在任何报纸、杂志上看到过。有四十几米长。

我们迟到 30 分钟。

明天一早上课。

想不到这里也有肯德基快餐店。晚饭在肯德基吃的，我很想念船歌。

是大课，两百多人。

教官是个女子，我坐在后排，看不清相貌。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头发染成淡蓝色，很漂亮。我猜过不了多久，我周围的蓝发女孩儿就会数不胜数。

讲的是 Su—77 的基本操作，听起来比汽车简单。

它的性能超出我的想象。由于从未系统测试，所有数据都是从战斗记录中得到的。

最大速度 32.3 马赫。

最大过载 36g。当 Su—77 作完 G 翻滚后接 H 侧移时可达 36g。

驾驶舱有缓冲系统，机师承受的过载不足 4g。

明天就可以试飞。

我想起了二战后期的日本空军。

“小女孩儿”却高兴的不得了。

这几天实在无聊，所以日记也忘了写。

每天都一样。

上午模拟对战，可以由计算机随机选择对手，也可以自己指定对手。

一般每天可以打 4—5 架。

累了还可以坐上“了望机”(当然也是模拟器)，观看别人的对战。

下午是讲评，蓝发女教官将挑出十几个上午的战例进行讲解。

我不喜欢听，什么 G 翻滚、H 侧移……。我只记住我的操纵杆和机翼、发动机的联系。

这样我可以做 G 翻滚的前一半，然后做 H 侧移的后一半。谁也想不到。

最重要的是知道对手想什么。通常我可以知道他的下一个动作。

他们说运气好，总是一不小心对准对手的破绽，我有了个绰号——“木头”。

我不在乎，不服气就来打一架。

不要做一大堆机动动作只是为了把破绽对着早已知道而且等了半天的我。

每个人都有了绰号。

“小女孩儿”也有，叫“公主”。

晚上比较自由，通常和“公主”聊天。

她来这里是为了“打坏人”的。

今天的最后一战，让我的鼻尖上满是汗珠。

他叫“老虎”。是他主动向我挑战的。

一开始，他就直冲过来。

我不动，我要以静制动，观察他的动作，找到他的思维方式，猜测他的下一个动作。

我猜到了。

他的全部 28 枚导弹竟同时发射，9 枚射向我，13 枚用来封住我的退路，其余 6 枚用来弥补自己的破绽。

当然，这是他后来说的。

我只看到漫天导弹飞来。而自己原来的 5 种进攻方案一刹那间都不成立了。

那一刻我变得异常兴奋。

我不记得我是如何躲过去的，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一定躲不过去。

我的反击也很快。一枚导弹，击中“老虎”。

“你真行，一枚导弹让我避无可避。”

“如果你的导弹再多一点儿，我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

希望能和“老虎”交成朋友。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

昨天和“老虎”“公主”聊到半夜。

今天直打瞌睡。虽然被击落 3 回，但没人再说我只是运气好。可能昨天和“老虎”的一战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讲评的时候，“木头”被蓝发女教官当成了骄傲的典型，我突然发现她很漂亮。

下课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冷冷的声音，“今天好好睡，我不想明天击落一只瞌睡虫。”

“公主”说那是“蝎子”。很厉害的。

今天的晚饭在食堂吃的，没去肯德基。

见到一个女孩儿。她美的让人窒息。

“老虎”说虽然在食堂吃不饱，他还是顿顿在食堂吃。

我能理解。

“公主”说我们的飞行服太差了，把她的美都遮住了。

她的绰号是“维纳斯”。

“维纳斯”从门口走到座位的过程中，一共有 4 个人和她搭讪，希望和她共进晚餐，但爱慕之情不言自明。

前两个她不认识，第三个是熟人，她的话很精彩，每句都是双关，表面上是自己想一个人静静，暗含：如果你有那种意思，还是放弃吧！

第四个很好笑，不知是真的太笨听不懂，还是装成听不懂，“维纳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弄走。

“维纳斯”最后坐到我斜对面，她向这边望了一眼。

我一向欣赏聪明的女士，所以放下餐具，轻轻拍了两下手，算是为她鼓掌。

“维纳斯”笑了一下，有人赞赏总是件开心的事。

今天和“蝎子”的一战应当记录下来。

开始我们都没有动，我试图找到他的思维方式，试图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成功了，他想的是：我在想什么。

那一刻我知道我找到了一个对手。

我开始慢慢地靠近他，他也如此。

我们都飞得很慢，不想露出任何破绽，因为对手不会放过任何破绽。

后来我们停下，因为我们已经相距很近。

我盯着他的战机，我看不见他，但我可以感觉到，只要他稍一走神儿，我的导弹就能击落他。因为我们太近了。

这不象空战，我们在比耐力、毅力、定力。

他全无破绽，我只能和他比这些。

“公主”说我们就这么过了两个小时。

后来我们同时向后退。又恢复了开始的状态。

我已经了解了对手，但代价是让对手了解了我。

再次交手，就和正常的空战差不多。

我试图飞到他的尾部，很快，我成功了。

我用雷达索定他，这需要 0.746 秒。

但是他做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动作，在我索定他之前逃脱，并飞到我的尾部。

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叫“蝎子”。

接着我试图学他，学他的“反追尾”技术。

我做的很糙，他一定在这个动作上下过苦功。

后来我推翻了自己的结论。

他有至少 13 种“反追尾”动作。如果都是下苦功练出来的至少要 5 个月。

所以，唯一的解释：他是“反追尾”天才——“蝎子”。

他的“反追尾”动作时间均小于 0.746 秒。

我的雷达从未索定过任何东西。

他的也一样。

我们的飞机载着全部武器安全着陆。

其他人纷纷走出“了望机”。

那时已经晚上 8 点了。

“公主”、“老虎”、“蝎子”和我一起去江边聊天，“蝎子”并不象我想象中的冷酷，挺随和的。

总和“老虎”抬杠。气得“老虎”没办法。

今天又平了一场。

对手是“骑士”。

当他停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了他的精神——尊敬。

对战机的尊敬，对对手的尊敬，对自己的尊敬。

我想到了西门吹雪。

战斗是一件圣洁的事情。

他停在那里不动，听说他从不先出手。

于是我先发射了一枚导弹。

导弹飞向他，我等待他躲避导弹时的破绽。

第二枚决不会如此客气。我要纠正你骄傲的缺点。

他没有动，他也发射了一枚导弹，他的导弹击中我的导弹。

我发现他停在那里不动，却没有丝毫破绽。

他接着发射第二枚导弹。我不敢动，因为我感到他正盯着我，盯着我的破绽。

我发射第二枚导弹，击落他的导弹。

我的长处就是学的快。

二十个回合过后，我们各有 8 枚导弹。谁也没动过。

我将 8 枚导弹同时发射。他也如此。

十六枚导弹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道烟雾墙壁。

战斗结束了，我以为，因为我们都没有武器了。

但是我错了。

“骑士”的战机穿过烟雾，他的垂尾劈向我的驾驶舱。

原来骄傲的是我自己。

我来不及躲避，我做的只有一件事，按下自毁按钮。

我被炸“死”了，“骑士”被进“死”了。

我们打平。我觉得是我输了。

我和“老虎”、“蝎子”邀请他晚上聊天。我们想交他这个朋友。

他说晚上要找个女孩儿。等明天。

他找的是“公主”。“公主”把他带来了。

世界真小。

这几天心神不宁。满脑子都是船歌。可乐杯盖儿也不知撕了多少。

没胜几场，随便什么面人都能赢我。

今天教官说要分组，以后就是分组对战训练了。

晚饭时碰到了“月亮”。

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你为什么吸烟？”

“……有两个理由。开心的、不开心的。你要听哪个？”

“先听开心的。”

“贪心！”

“你说。”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个女朋友，她说‘你戒烟吧！’我马上就戒了，你说她是不是很高兴？”

“呵呵！……不开心的呢？”

“……你真要听？”

“当然！”

“我第一次说开心的理由时，希望那个女孩儿能对我说‘你戒烟吧！’可是她没说。我想我要一辈子吸烟了。”

沉默！

“你还在想她？”

“……听过陈淑桦的歌吗？”

“听过！哪首？”

“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

沉默！

我为什么总让女孩儿不开心？木头。

“对了！要分组了。你在哪组？”

“干吗？”

“你在哪组，哪组就是我们最大的对手。”

“太抬举我了吧！”

突然，我想到她一定没有组。欣赏女人容貌的男人很多，能欣赏女人才华的男人很少。

这是真理。

“来我们组吧！”

“为什么？”

“我们怕的要命！”

“少来！你不是想和我一分高低吗？”

“同一组也可以的。我和你比谁击落的敌机多。”

“我考虑考虑。”

我猜对了。

“别考虑了。就这么定了。你去其他组，我们可受不了。”

她虽然不太懂给男人留面子，但她有一种气质，让我可以说出心里的话。

分组了。

“木头”，“公主”，“老虎”，“蝎子”，“骑士”和“月亮”。

居然还有一个。

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实在想不到。

“维纳斯”！

这是“老虎”和“蝎子”的杰作。

有戏了！

今天的战斗很有趣！

每个人都变了样。

我不再想船歌。不仅恢复了往日雄风，而且妙招连出。

但还是输给了“月亮”。

“公主”的表现令我吃惊，有了“骑士”的保护，她的任性不再是弱点，而是优点。所有的防御由“骑士”完成。她到可以放开手脚。

“骑士”不仅是最佳“护花使者”，而且也成了“第一骑士”。一句话：神了！

爱情就是如此伟大！

“维纳斯”也很出色。如此聪明的女士，自然也是出色的战士。

“老虎”和“蝎子”为了博得“维纳斯”的欢心自然倍加努力。

“老虎”的勇猛和“蝎子”的智慧是完美的组合。

所有的敌人都当不住这两人的进攻。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生活上。

他们对敌人的定义是：

所有对“维纳斯”构成威胁的人；所有对“维纳斯”图谋不轨的人；当没有以上两种人时，敌人是对方。

好在他们明白，敌人也可以是朋友。

有了这两人“维纳斯”到可以摆脱那些无聊的人的纠缠。

14天的对战训练结束了。我们取得全胜。

每天晚上7个人到江边聊天。日记也没时间写。

“月亮”的吉它很棒。歌唱得也好。

今天毕业，授衔。

我和“月亮”是上尉。其他人是中尉。

本来“骑士”也是上尉，可他不想比“公主”高。他怕她不高兴。

看来“骑士”还没向“公主”表白。

我担心他会和我一样。

和“维纳斯”谈过几回。

她为“老虎”和“蝎子”苦恼。

她说不知道如何选择。

当你不知道如何选择时，你的选择一定会让你后悔。

若要后悔，就一定要等到你已经知道如何选择。

这句话对“维纳斯”很有用。

但她怕“老虎”和“蝎子”把她当成那种坏女人。

我问她：“你是吗？他们是那种男人吗？如果是，你就不要在他们中选择。”

这三个人事情有这样的结果让人欣慰。

我现在是上尉。

他已经是上校了。

我要超过他，证明我比他强，证明给船歌看。

世界真小！

我和 167 中队的 203 名机师在跑道上一字排开。等待我们的指挥官的到来。他是原第 3 中队指挥官。在不久前的大战中（见亦泽的故事），第 3 中队伤亡惨重，番号被取消。这也是 167 中队提前毕业的原因。

据说，我们的指挥官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 Su—77 驾驶员，只有 3 个人做出过 G 翻滚接 H 侧移，另两个人已经殉职，剩下一个就是他。绰号“神鹰”。

但他是他。

他走出坐机，上校的肩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见过他，他没见我。

但我已不能控制自己。

我迈出一步，“上校先生，听说你是原第 3 中队的指挥官。”

所有的人因为我异样的举动投来诧异的目光，“神鹰”也是，但仍冷静地回答，“是的，你有什么事？”

“我想知道，为什么第 3 中队的将士们血洒太空，而你却由中校升为上校。希望你能将其中的窍门告诉我们。”

我承认我失去了理智，但我要向他挑战，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上尉，我希望你能明白，也希望所有 167 中队的将士们明白，只有活着的人才能杀敌，所以活着是对你们的最基本要求。如果你有机会杀死 10 个敌人，但必须付出生命，不要去做。因为只要你活着，以后会有机会杀死 100 个，1000 个敌人。第 3 中队的人没有完成这个最基本要求，我完成了，所以我升为上校。”

他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正确的。世上很多荒谬的事是正确的。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难对付的对手。

“上校先生，作为指挥官，你如果不露两手，就请以后不要在 167 中队发号施令。”

这是直截了当的挑战。很多时候直截了当是最好的方式。

“好的，模拟器见。上尉先生！”

“你是在模拟器里当上上校的吗？为什么不来一场真正的战斗，你害怕了。这是你活下来原因吗？”

没人可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保持绅士风度，“神鹰”也不能。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战斗。

真正的太空，真正的星光，真正的对手。

我的战机向上跃起，然后俯冲，这样的角度可以对对手产生心理压力。这就是优势。

这个优势是他让给我的。他的骄傲使他这么做。我要让他后悔。所有骄傲的人都要后悔。

他的确是个优秀的机师，是完美的。他了解 Su—77 犹如了解自己的手。

他可以完美地完成每个动作。如果打分的话，那就是 100 分，而我只有 99 分。每个动作之后，我的优势就少了一分。

我的优势越来越小。

突然他做了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动作：G 翻滚接 H 侧移。我的显示器上清晰地显示：敌机过载：36g。

他做的如此从容，镇定。如平常的起飞降落。

他的机头对着我的机尾。

我开始接连使出“蝎子”的“反追尾”动作。可是没有用，只要是 Su—77 可以完成的动作，“神鹰”都可以做出，并且做的完美。

我近乎绝望。

但灵感又一次降临。

我挥动右拳，打碎我右侧的控制面板。里面有各种电缆。有一组蓝线，一组红线，各 14 根。红线是控制右翼 14 枚导弹发动机点火的，蓝线是控制右翼 14 枚导弹与挂架分离的。我拉断蓝线。

操纵杆猛拉向左，同时发射右翼 14 枚导弹。热浪从右侧的驾驶舱壁传来。

我看不清星星的转动。显示器上清楚地显示：我机过载：47g。

我看到了他的战机，在我的正前方。

我发射了左翼的 14 枚导弹。没用雷达索定。因为我知道这个机会不会超过 0.746 秒。

这是学“老虎”的，可惜另外 14 枚射不出去。

然而在弹雨中，“神鹰”冲了过来。我发现了我的错误。

没有雷达索定，导弹将自动启动红外跟踪。而最大的热源是我的右翼，虽然这个热源在左翼导弹的后面，但由于它太热了，我发射的导弹受了它的影响。所以这个 14 枚导弹组成的网有了破绽。

“神鹰”抓住了这个破绽，以他的身手，这样的破绽决不会错过。他飞过来，带着 14 枚我的导弹。

成败总是在一线之间。

如果他发射两枚导弹，我就毫无挽回的余地。但他没有。由于他的骄傲。

他飞向我，他要尽可能靠近我。那一刻我抓到了他的思维方式。

他要与我擦机而过，让我的导弹跟踪我右翼的热源。他认为他可以这么做，因为他是完美的，因为他了解 Su—77，他知道这种战机的一切性能，它能做出的全部动作都在他头脑中，他对它的动作已经形成了条件发射。他认为他可以与我擦机而过，即使我想同归于尽也不行。

但他错了，我的 Su—77 另外挂了 14 个大马力发动机。

我等着，等着，等他飞过来。

他来了。

我突然将发动机的功率加到最大，同时按下弹射按钮。在飞出机舱的一刹那，我看到我的显示器清晰地显示：我机速度：44.7 马赫。

他已避无可避。

然而他比我想象的聪明一点儿，在前有敌机，后有导弹的情况下他收起了骄傲。

他弹射出来。

战斗还没有结束，我拔出腰间的手枪，向他射击，他也如此。

子弹的后坐力把我们的距离拉大。

我们的战机在这时相撞，14枚导弹随后赶上。

爆炸的冲击波将我抛出去。

我感到头晕目眩……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一艘残破的战列舰的机舱内，它有800米长，一定是敌方的战列舰。枪也不知哪去了。

飞行服里有小型雷达，可以发出信号。所以我并不着急，我在敌舰中飘来飘去，它伤痕累累，但有很多是自毁的。我想外星人不想我们从残骸中取得他们的技术。

突然传来一下震动，很轻微，但我握着栏杆的右手感到了。

震动从尾部传来。我向尾部飘去。

是“神鹰”。

我抓起一根铁棍，冲了上去。

他看到了我，他有枪。

他的枪指向我，我输了。

胜负已分，我输了。

他移开枪口，对着舱壁，扣动扳机……

没有反映。

没有子弹。

我没输。

他抛下枪，抓起一根铁棍。

我以棍做剑，他以棍做枪。

想不到他对格斗也有研究。

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格斗很不精彩。

我们飘向对手，交手几招，又各自飘去。

虽然棍子没有重力，但要舞动它也累得我全身是汗。

他也一样，因为他也渐渐慢下来。

167中队的战机来了，带来两架无人驾驶的Su—77，他们通过无线电宣布：平。

我们停手。

坐上战机，传来他的声音：“枫林？”

我没回答。

“月亮”的声音传来，“是他？”

我没回答。

“神鹰”当众宣布他的才能不足以指挥第167中队，他走了，新指挥官明天到。

不写了，去喝酒。

昨天晚上喝了很多酒。我的头晕晕的，躺在床上却睡不着。

每个放纵的晚上我都会失眠。

我对“月亮”说了很多话。说了什么却记不得了。心里轻松了很多。“月亮”有一种气质，她可以让我说出心里话。

窗子渐渐发白，我也渐渐合上了眼。

“老虎”和“蝎子”把我叫醒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

我穿上衣服，和他们去迎接新指挥官。

指挥官竟是“蓝发女教官”。我现在知道她的名字：柳菲儿。

派她来做指挥官实在太英明了，看来联合国远东及太平洋集团军还是有几个聪明人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机。167中队是个突出个性的中队。今天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战机画上图案。

我干脆涂了个全黑。我想有一天我消失在同样漆黑的太空中不会有人看到我，包括船歌。

“月亮”涂成全白。就象童年家门前小河里的月亮。

涂完之后，我坐进驾驶舱。我的控制面板上多了一个显示器。

淡蓝色，上面有204个金黄的小飞机。

我打开无线电，问柳菲儿这是怎么回事儿。

她说，她只做地面指挥官。而我将做空中指挥官。我们相互配合指挥。这是“神鹰”在他的报告中的建议。

204个黄金的小飞机代表167中队204架战机。

当小飞机由黄金色变成黑色，表示它已经消失了。

这是“神鹰”的挑战，我想。我接受。

今天没和“月亮”说话。

凌晨6点，警笛响彻167中队。

来不及吃早饭，我们跃上战机。一架架腾空而起。

很快，淡蓝的天空变成漆黑色。

柳菲儿的声音传来：“167中队全体飞行员注意！本次任务：支援166.24.58.233地区防卫军。”

“我是‘木头’，请侦察该地区附近是否有敌方援军。”

几分钟后，柳菲儿再次说话；“‘木头’，有！”

“情况如何！”

“三支部队。看显示器。”

显示器上出现：

No.1, 97架NS—13, 该地区左方, 距离：10000KM；

No.2, 103架NS—10, 该地区前方, 距离：20000KM；

No.2, 76架NS—9, 该地区右方, 距离：5000KM；

我军距目标：10000KM。

“STOP！”

我们停了下来。

“柳菲儿，告诉我敌机主要性能。”显示器上出现：

最大速度 最大过载 武器数量

NS—1333 马赫 33g30 枚

NS—1072 马赫 16g7 枚

NS—916 马赫 13g72 枚 “167中队的全体将士们！这明显是一个圈套。

我们可以立刻返航，也可以和他们决一死战。你们想怎样？”

“决一死战！第一仗总不能这么窝囊。”

士气很高涨。也许我们太年轻。

“我第一次当指挥官，我将详细说出我的作战计划，任何人发现我的错误请立刻指出。”

“第一步，改变航向，直接进攻左前方 14000KM 处的 NS—13 敌机编队。
这种飞机与 Su—77 性能相近。我们在数量上有优势，所以他们一定摆好阵型。

因此第一次进攻，以破坏敌机阵型为目标。分成 6 组，从 6 个方位穿过敌机阵地。

如果没冲散，反过来再冲，直到冲散它们。然后分割、包围、歼灭。
有问题吗？

……出发！”

6 条长龙扑向 NS—13 机群。

第一次我们穿过敌机机群，我发现那个淡蓝色的显示器上有了两个黑色小飞机。敌机很快恢复了阵型。

第二次我们穿过敌机机群，又多了一个黑飞机。敌机恢复了阵型，但已有了一个缺口。

第三次我们穿过敌机机群，又多了三个黑飞机。六架了！敌机终于没有恢复阵型，他们开始四出逃命。

……

战斗进行了 5 分钟，淡蓝色的显示器上一共出现了 8 个黑飞机。

“第二步，快跑。最大速度。我估计另外两组敌机正在向我们靠拢，他们在速度上有很大差异，利用速度把他们分离，就象玩 AOE 和 RA 一样。没问题就跟着我快跑。柳菲儿随时告诉我 NS—10 与我们的距离。”

想不到我们从未练过逃跑，可跑的很出色。

然而 NS—10 太快了。我只能边跑边说出第三步。

“大家听好！第三步，NS—10 太快了。速度可以使破绽不再是破绽。

不要和它缠斗，咱们来个联防。看过足球吗？防守要有层次。再快的前锋就算过了第一层防守，也有第二层等着他。列队！列成 11 层，所有枪口冲前。

怎么样？……没意见我们就赌一把。”

“每人只管自己周围一块地方，不要追击，后面有下一层的人。最后一层例外，决不能让敌机突破，实在不行就追着它打。追到天涯海角，就是不能让它飞回来。明白？”

战斗很简单，索定加发射，但却残不忍睹，一架又一架黑飞机出现在淡蓝的显示器上。

没有人退缩。每个人都坚守阵地。

有时会有敌机冲过前 10 层，但决不会通过第 11 层。

一次，两架 NS—10 首尾相连通过了第 10 层。立刻，十几枚导弹将第一架炸成碎片，但第二架却来不急拦截。就在它刚到达第 11 层时，一架 Su—77 猛地向它撞去……。

我在第一层，“月亮”在我的旁边。

前方不再有 NS—10 冲过来，但我们沉默了很久。

淡蓝的显示器上又多了 17 架黑飞机。我不知道它们的出现是不是我的过失，也许有更好的方案，但我不知道。

“我犯了个错误！我们跑错了方向，NS—9 机群现在就在我们和地球之间。这一仗必须要打了。对不起，诸位！”

“当然要打，难道让他们活着回去？”

感谢我的弟兄们！

“NS—9，唯一的长处是武器，它有 72 枚导弹。机动性很差。就象当年欧洲大陆上的骑兵。他们的弱点在侧翼和后方。兵分三路，从两翼和背后进攻。但要有人从正面佯攻，以吸引火力。报名！”

“我！”，是“月亮”。我不想她来。

“我也来！我没有导弹了，只能干这个了！”，“公主”怎么有了“老虎”的毛病。

“主攻由‘维纳斯’指挥。”我不想我的朋友们都来。他们的优秀才能应该用到正确的地方，而不是当靶子。

“我也没有导弹了，可我想参加主攻。”，是“老虎”，我明白他不是胆小，没人敢怀疑“老虎”的勇气，他是不想离开“维纳斯”。

“我还有二十枚，我们换换。”是“骑士”，他是不想离开“公主”。

“二十枚？你搞定几架敌机？”

“7架 NS—13，9架 NS—10。……对付 NS—10，垂尾更好使。”

“老虎”和“骑士”分别进入对方的战机。

“木头”（也就是我）“月亮”、“公主”、“骑士”以及另外 5 个人，组成了佯攻队伍。还有人报名。我拒绝了，少死一个是一个。

导弹象下雨，扑天盖地，一浪接着一浪。

一个女子的惊呼声传来，接着，反光镜里我看到爆炸的红光。

“月亮！”我大喊。

“我在！”我看到了那架白色的战机。

“坚持！”我通过无线电喊向其他 7 个人。

“坚持！”我得到回答。

“坚持！”我们异口同声。

“坚持……坚持……”

我们喊着，在弹雨中穿梭。

直到，红光再次出现在反光镜里。

“焚心以火……”

是“月亮”的歌声。

宇宙刹那间变得很静，没有了发动机的轰鸣，没有了惊呼，只有那首“焚心以火”。

歌声中，“月亮”犹如一只白天鹅，在弹雨中翩翩起舞。

“焚心以火……”

突然，耳机里传来月亮的惊呼：“小心！”

已经晚了，我已经躲不开。

机身开始猛烈震动。

“‘维纳斯’，情况如何。”

“已经冲入敌阵，坚持一会儿。”

“‘木头’，弹射！”，“月亮”声嘶力竭地喊着。

我按下弹射按钮。

我飞出坐舱，只看到四架战机，我的，“月亮”，“公主”，“骑士”的，其他人已经消失了。

弹雨在那时结束了。

“骑士”和“公主”加足马力向前飞去。

“月亮”飞向我，她打开舱盖儿，伸出手。
虽然隔着手套，我感到她的手娇小而柔软。
驾驶舱很小，她让给我半个座位。
我没说话，她也没有。
我听着对讲机。
“敌机已全部击毁，167 中队返航，重复一边……”

我关掉对讲机。
“谢谢你！”
“什么？”
“前天……你扶我回去的。”
“应该的吗！”
“我说了很多话……谢谢你……虽然我不记得说了什么……”
“我也不记得了！”

想不到她如此善解人意。
“那……我只有今天再说一遍了。”
她笑了。我不仅笨，而且蠢，蠢得竟一直没有发现她有如此美丽的笑容。

今天的一战之后，167 中队少了 32 个兄弟。
葬礼很简单，173 个人站到机场中央，默哀 3 分钟。
这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我消失在漆黑的空中，这已足够。
悲伤弥漫整个 167 中队。

作为半个指挥官，我要做点儿事情——放假。
假期三天，如果过期不归队就算自动离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命的权利，我这么认为。

但卓大校不这么认为，卓大校是联合国远东及太平洋集团军关岛地区总指挥官。

他在我面前装出暴跳如雷的样子，扬言要送我去军事法庭，自动离队的人也要送上军事法庭。我知道他不敢，他装出这样子只不过不想因为自己手下的士兵里有开小差的而影响他的官运。于是我看了看表，打断了他。

“STOP！别装出这副样子，我是吓大的。”

你能爬到这位子也应该是聪明人，碰巧我也是。聪明人在一起谈话就应该直截了当，别以为对方不明白。

你无非怕我们有人不回来，你受处罚。我了解，对 52 岁的人来说地位是重要。167 中队的人不想与任何人过不去，我们不会影响你的官运。但你也不要管 167 中队的事，你老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OK？

以你的本事根本指挥不了整个关岛地区的空军，所以你有什么作战部署最好和我们各中队指挥官商量一下。

凭 167 中队的第一仗我们就可以弹劾你，你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中队迎击三倍于己的敌人，你的这个过失我们随时可以想起来，随时可以向你的上司写报告。如果我上了军事法庭，我的辩词将是：

我想开小差是因为我怕死于卓大校的错误指挥上。

我重复一遍：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起升官；我要参与整个关岛地区的作战计划。

你可以考虑三天，三天后给我答复。你是聪明人。我还有事，再见！

卓大校。”

我将“大校”说得很重，我可以想象他的表情。

这也许就是成熟！

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我买了一束白郁金香，在红郁金香和白郁金香之间我考虑了很久，但还是买了一束白色的。

我来到她家门前的咖啡厅，打电话给她，不在！她母亲说她一早就出去了。我找了个靠窗子的座位，盯着她的家门。

咖啡厅里人来人往，从正午到黄昏，到街灯亮起。

她回来了，他送她回来，我看着他们吻别。

我等着，等他离去，等她走进家门。

我走到她的家门口。放下白郁金香，终于没有按门铃。

肯德基快餐店里，我坐在老座位上。撕着可乐杯盖儿。我撕得很仔细，脑子里白郁金香和她的脸交替出现。

渐渐地我的脖子越来越酸，我抬头，我看见了白郁金香和她的脸。我压抑自己的惊讶和激动，示意她坐下。

“你在咖啡厅里坐了一天？”

“半天！”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来。”

“……就算我说我要来，也未必会见到你。”

沉默！

“今天我们一直在谈一个人。你猜是谁？”

“是个老纠缠你的人，他叫嚣要超过你的男朋友，并向你求婚。他还和你的男朋友打了一架。

你的男朋友今天一直在夸奖他，这让你觉得你的男朋友更优秀，更宽宏大量。

你的男朋友说没说他是如何帮他的情敌的，你的男朋友让他成为指挥官，可能以后还会间接地提拔他，可谓用心良苦。

这样就算以后他超过了你的男朋友，也是你男朋友提拔、栽培的结果。够狠！

不过他也够狠，他私自放假三天，这对他的前途的影响绝对可以抵掉你男朋友的提拔。他是故意的，但他愿意这么做，以后有空你可以告诉你的男朋友，他不欠他的。补充一句：是男人就真刀真枪地比一比，别玩阴的。”

“他不是那种人。”

“是我以小人之心渡君子之腹。那就告诉他：我升官不劳他费心，我的本事当个少将还绰绰有余。以后别给我添乱，老让我想如何犯错误才能抵挡他的提拔。不过要是他想扰乱我的心神，这到是个好办法。”

沉默！

“你搬家吧！”

“为什么？”

“相信我吗？”

“信！搬哪儿去？”

“两广！联合国空军最多再撑到两年。这不是内部消息，是我的估计！我没证据，但相信我。北京可能是他们的首选登陆地点。

相信我！”

“我信！因为你决不会伤害我。”

“谢谢！如果有一天，我凭自己的力量超过了他，你会选我吗？”

“不会！”

“我有那点不如他呢？”

“就算有一天，你各个方面都比他强，我还是选他。”“谢！谢！第一个谢是谢谢你相信我不会伤害你；第二个谢是谢谢你相信我的坚强。想不到你这么直接地说出刚才的话。连一点儿余地都没有。”

“我们能再这么聊天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你……小心点儿。我就你一个这么相知的朋友。”

“我会的！没超过他之前我不会死的。”

她竟哭了！

今生能有她为我落的泪，我还奢望什么呢？

我回到了军营，不知道三天后会有几个人回来。

我信步走到海边，想哭一场，但沙滩上已经有人了。

是“月亮”，她弹着吉他，那是很悲伤的旋律。直到我坐到她旁边她才发觉我。她的眼睛里是泪水，但没有落下来。

她看着我……

我看着她……

“我可以给你个肩膀。”我不知为何说出这句话。

她的泪水刷地流下来。她靠在我的肩上，我扶着她。任凭她的泪水落在我的衣服上。

“月亮”的妈妈死了，那是她唯一的亲人。

今天没有人回来。

整个军营只有我和“月亮”。我们在沙滩上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

我想我终于使她暂时忘了丧母的悲伤。

“月亮”绝对是个优秀的女孩儿。

她的悟性很高，她也许没有“维纳斯”的灵性，不如“维纳斯”善于应变，但她却可以看到，感受到别人看不到，感受不到的东西。

她的悟性和“维纳斯”的灵性正是每一个指挥官梦寐以求的。

如果有一天我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指挥 167 中队，我会让她接替我。

今天一大早，卓大校就派人来找我。

我故意迟到了半小时。

他毕竟是只老狐狸，多年来在官场摸爬滚打绝对不能小看。

让他等半小时可以让他急噪，我才可以进一步控制他。

“想好了？”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脚放在桌子上。我要争取主动。

他摇着钢笔，不说话。的确有一手。

我点着一支 HILTON，我不看他，假装对房间里的一幅画很感兴趣。我吸了一口烟，然后放下脚，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他叫住我，我知道他一定会的，因为王牌在我手里，如果撕破脸我只损失一个上尉的军衔，而他将损失大校军衔。

“我听说你很想升官。”

“废话少说！想好了？”

“既然是谈判，我希望我们能以平等的方式谈。”

“你想平等？好！我给你。”我决定寸土必争。

“你很想升官，想高过一个上校。对吧？”

我走到那幅画前，假装欣赏它。

“所以对你来说，弹劾一个上司你升职的可能性更大。为什么你不那么做？”

我转回头，面带嘲笑。“你老了，实在老了。如果你被解职，升为关东地区总指挥的会是我吗？有多少人会排在我前面。”

“所以希望你在我这棵大树下乘凉。如果错了，算我的；如果成功，你也要分一份功劳。”

“你不吃亏！”

“不吃亏？”

“如果没有我，你会错的更多。你的本事根本指挥不了整个关岛。”

“看来这对我们彼此都有利。”

“你能想通我很高兴。”

“不过……在别人面前……”

“当然！我会给你面子的。”

走出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卑鄙。

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在船歌出嫁前超过“神鹰”，不仅在军衔上和战斗技术上，还要在指挥才能上。

中队指挥官一起参与总指挥，我可以向他们学习。

而且可以少出错，减少伤亡。我为自己解脱。

下午我和“月亮”站到跑道上等待归队的人。

每来一个，我们逐个对他说：“欢迎归队！”和他拥抱！

他就会和我们站到一起等待下一个归队的人。

太阳一点点儿向西转，167中队的队员一个个回来。

黄昏的时候，最后一个队员回来了。

那一刻我真的很激动，没有人离队。每个人都没让他的朋友们失望。

虽然我们曾怀疑过，谁可能不回来。但那一刻信任充满167中队每个人的心。

生命之前世月光

Denvor

大家好！我是枫林。我现在是联合国军少将。

我已经不是167中队的指挥官了，因为三年前167中队在执行“花仙子”计划中全军覆灭。

当我回到地球上时，联合国空军也所省无几。

后来，有人希望我参加陆军，让我重新在战场上指挥，我拒绝了。因为我无法忍受昨天还有说有笑的朋友不辞而别踏上天堂之旅；也不想我的朋友承受这样的打击。

但他们说，RF计划是我提出的，我应该把它进行完。我答应了。

RF 计划全称：Robert Fighter。是研制一种新型战斗机器人的计划。当初我知道自己在 Su—77 上无法超过“神鹰”后，提出这项计划，以求在一种新型武器上超过他。

“花仙子”计划也是 RF 计划的一部分。

于是我每天不停地工作，不交任何朋友。

我只希望它早日结束。那时我将离开军队，带着一把白色的吉他，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度过我的余生。

直到有一天，我在连续工作 108 小时后，来到研究中心的肯德基店。我遇到一个人。

我原以为她死了，她也认为我没有回到地球。我们在惊呆中过了十分钟后才叫出对方的名字，“维纳斯”。

她还叫我“木头”。

自从三年前“花仙子”计划后，就没有人叫我“木头”。

她已经是中将了。

我去了她的宿舍。那里没什么装饰品，只有两张照片：“蝎子”和“老虎”。

他们都死了，死在“花仙子”计划中。

那天“维纳斯”哭了很久。她也是独自一人返回地球。她以为她是 167 中队唯一的幸存者，那时她没有哭。她加入了陆军。而那天她哭了，哭出了三年的泪水。

她希望我能抽出时间写一些 167 中队的往事，因为她实在无法写下去。我答应了。

她给了我一个本子。

“枫林日记”，只剩下前二十篇。那是她在战火中找到的 167 中队剩下的唯一的東西。

我翻开日记，看着一个个朋友在里面出现。回想着一段段让人落泪的故事……

自从控制了卓大校后，我忙得不可开交。我要抓紧一切时间训练自己。在模拟器上向所有人挑战，在作战指挥室里和其他中队指挥官激烈争辩。因为我知道，我在空军中最多只能待两年，我能学习、提高的时间并不多了。

战斗总是不断，我参与指挥的第一战随即来到。

那一次规模不大。大约 400 架敌机。作战指挥室里，大家并不说话，他们盯着卓大校，象是在请战。

卓大校看了看我，我点了点头。于是他说：“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讨论什么？派我们 87 中队上吧！保证不让一架敌机进入大气层。”

“你还得保证 87 中队的伤亡上限。”我的声音很冰冷。

“作为联合国军人，87 中队的勇士们随时准备献身。”

“如果……我们本来可以讨论出一个伤亡小一些的计划，那他们的死就全无意义。你就是杀人凶手。”

我的话说得很重，我看到很多人的目光。我不怕，我看了一眼卓大校。

“很好！说的好！你们是中队指挥官，这是你们的责任。”

“我们应该仔细讨论一下，不是吗？请看一下显示器。”

我不给任何人插嘴的机会。继续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经过计算机处理后的图象。计算机去掉了很多，其

中包括，卫星、战机残骸、战士的尸体，我们的和敌人的。有些是单个的，有的是成群的。我们现在要全看一下。林小姐，请！”

林小姐是卓大校的秘书。

显示器上立刻多了很多亮点。

“敌人的运气好象很糟糕。那里有一大片残骸，可以让我们埋伏一个中队。”

“你说什么？藏在太空残骸里。一旦被发现逃都逃不出来。”

那个 87 中队指挥官叫了起来。

我看了一眼卓大校。

“枫林继续。”卓大校很配合。

“167 中队负责埋伏，117 中队负责佯攻，35 分钟后起飞，须晃一枪就走。从那片残骸前飞过，敌人会以为想利用残骸逃脱，必定加速追赶。等他们过去后 167 中队会从后面偷袭，他们有 400 架，不可能全歼，但他们会调头，等他们一把头转过来，你们就翻回来，从后面打。整个战斗我们始终在敌人后方。ok？”

有人鼓掌，卓大校，其他人也跟着符合。

战斗很断。敌人被全歼。

167 中队少了 5 个人，117 中队伤亡 14 人。

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凶手，他们本不会死的。如果不是我，他们会在那晚的舞会上和心上人翩翩起舞，然而我却让他们的心上人独守孤灯。而我却换来了在关岛地区的威望。

那晚我把自己灌醉，希望能忘记自己的罪恶，冥冥之中，耳边响起船歌的话：“就算有一天，你各个方面都比他强，我还是选他。”

醒来后，我又恢复了理智。

为了超过“神鹰”我可以不择手段。

我突然发现我不敢面对“月亮”，她太聪明，我怕有一天她会看出来。也怕有一天，自己面对她的眼睛会说出来。

幸好，第二仗跟着就来了。

潜意识里我特别希望打仗，当我面对雷达显示器，面对周围的中队指挥官，面对卓大校时，我是一个人。

而当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时，我可以感到，我的两个灵魂在打架。我的脑、我的心有撕裂的痛楚。

林小姐在屏幕上显示出残骸的位置。

我看到两大片残骸在敌机机群的另一侧一起向我们飞来。

“那两片残骸中一定有敌机。”

我说的极其肯定，然而我其实只有一点点感觉而已。但我还是说的极其肯定。

“我记得 87 中队很擅长打残骸中的敌机，你可以大显身手了。”我微笑着说。

卓大校立刻命令 87 中队截击残骸中的敌机。

看着他敬礼，转身，对我说了声：谢。然后走出指挥厅。

我突然觉得很迷茫。

我呆了很久，对卓大校说：“我们不知道残骸中的敌机数量。167 中队可以去为 87 中队做策应。以防万一。”

我们出发了，我的心舒服了很多。

我祷告，祷告什么却不知道。

87 中队成功地全歼了残骸中的敌机。但侧翼完全暴露。幸好 167 中队赶到。

飞回基地。87 中队的指挥官走了过来。

“谢谢你没有记恨我，给我们这个上战场的机会。还亲自接应我们。”

我不记得如何和他寒暄，糊里糊涂地走回宿舍。

我曾经瞧不起他，认为他卤莽而愚蠢。然而他却坦诚地对我，以他的真心换我的真心。

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几天来脑海中一直响着这个声音。

我在模拟机上不停地和人对战，在沙滩上忘情地高歌，在指挥室里和人激烈争辩。

我做的一切都只是逃避，逃避心中的疑问。我害怕孤独，当朋友离去，只有我一个人面对夜空时那个疑问就涌上心头。

我曾发誓，若爱一个人就用我一生让她幸福，只付出我的爱，没有任何要求，但我却做不到，让她为我烦恼。

我曾鄙视官场中的虚伪险恶，但我却成了其中的一员。

是成熟？还是我由偏激走向邪恶？

黄昏，我独自坐在肯德基快餐店，撕着可乐杯盖儿，想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撕杯盖儿上。

“他这几天好怪！”是“月亮”的声音。

我抬头，“月亮”和“维纳斯”做在我前面的桌子上，正对着我。

“是有点儿怪。成天和人对战，大家都怕他了。”

“还在沙滩上唱‘国际歌’，特疯狂。”

“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

“会出什么事儿呢？”

“他不说，我们怎么能知道。”

“我看他在逃避。”

“逃避？象他那样的人也会逃避？”

“当然会，每个人都会。”

“那他逃避什么呢？”

“有两个可能。一、逃避他的感情；二、逃避他自己。”

“一不太可能，他一直在勇敢面对，而且凭他的执着，就算她嫁了人他都不会逃避。”

“那就一定是逃避他自己。可是为什么呢？”

“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呢？”

“最怪的事就是，我们私自放假竟没被处罚。”

“的确很怪，就算上面的人很英明，但卓大校那种人怎么也会不声不响呢？”

“而且卓大校竟让所有中队指挥官参与总指挥。”

“还有，我觉得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卓大校特别看重他。”

“我也有这感觉。该不会卓大校有把柄落在他手里。”

“不会吧！但也没有别的解释了。”

“想不到他这么有办法，竟能控制住卓大校。这到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

逃避自己。”

“你是说他觉得自己不够光明磊落。”

“对，他一直很自信。”

“我觉得他这么做很好，我们的确减少了损失。”

“我听别的中队的人说，如果 167 中队早来几天，关岛地区空军会更强大。”

“有人夸他你总是记得很清楚。”

“呀！你又笑我。”

我很感动，真的。那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是台机器，只会战斗，只知道升官。我以为我已经不会感动。

但那时我流下了眼泪。

“月亮”接着说：“我们只是猜测，不知道对不对。”

“他应该告诉我们吗！大家是朋友，就算错了，我们也会原谅他。何况现在看来只有好处。”

我抬头，看到她们看着我。

我起身，走了过去。

“你们说的很对，我、枫林、‘木头’在 167 中队，挟天子以令诸侯。”

那天我实在很高兴。

感谢“月亮”和“维纳斯”！

我们去了舞会。

舞会是我挟卓大校的结果。可我是第一次去。

舞会并不一定要跳舞，主要是让累了一天的战士们有个消遣的地方。

“维纳斯”自然总有人邀请。

“蝎子”和“老虎”到也大方。也许是以退为进的手段。

“公主”不会跳，我们坐着聊天。

一个其他中队的人走过来，对“公主”说，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公主”立刻变得特紧张，赶紧说：不会！对不起！

那人楞了一下，“公主”连忙指着我们说：“我没骗你，他们可以作证。”

我都要笑了。“公主”就象个天真的天使。她是所有人的小妹妹，除了“骑士”。

“骑士”来了，西装革履，帅呆了。

他走向“公主”，“可以请你跳之舞吗？”

“骑士”永远是骑士，永远都有骑士的风度。

“我……不会，真的。”谁都看的出“公主”很后悔自己没学跳舞。

“你会走路吗？”

“会！”

“那就让我们在音乐中散步吧！”

两人散步去了，剩下我们惊呆的脸。

“骑士就是……牛。”

“公主”去洗手间的时候，我们赶紧向“骑士”表达敬佩之情。

“骑士”笑着说：“算了吧！我足足想了三天了。”

从那天起，“月亮”和“维纳斯”也参与总指挥。

她们有指挥的天赋。“月亮”有悟性；“维纳斯”有灵性。

我只是靠灵感，而灵感是靠不住的。

我建议她们参加指挥，除了希望她们有进步、长经验外，还希望她们能监督我，以使我不会做出遗憾终生的错事。

于是我和“月亮”的争论成指挥厅里的风景。

那时候，中队指挥官们不只是听命令，渐渐地他们加如到讨论中来。

关岛地区的空军实力与日俱增。

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们执行任务回来，我收到一分电报。船歌来的电报。

她已经搬到了广州，“神鹰”正是两广地区空军副指挥。他们要结婚了。

船歌说谢谢我让他们在一起。

我的天！

老天为什么总和我作对？我怎么知道“神鹰”在广州？我只是凭灵感觉得两广更安全。

婚礼在第二天举行。

为了船歌，“神鹰”做了洗礼，成了基督徒。

我只有 24 小时。

那是我最累的 24 小时。

6 个小时的苦苦思索，我终于我了一个计划。

我直接飞到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总部。

我闯进总部大楼，将军们正在开会。

我直闯会议室。我成功了。

当我闯进去时，六个士兵的八只手抓着我军服上的各个地方，门外还躺着两个。

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四个上将、八个少将正在沉思。如果不是我的突然出现，他们看来会继续沉思下去。

“我是关岛地区空军 167 中队指挥官——枫林，证件在衣服左边。”

我大喊着。

“放了他吧！”一个将军说。

我拉了拉衣服上的皱纹，准备那出证件。

“坐下吧！不用看证件了。没有你这样的刺客。”

“谢谢！”我坐到他的对面。

“你是个上尉。”

“对！”

“后生可畏！”

“过奖！”

“你有事吗？”

“我要求拥有更先进的战机。”

“167 中队，你们使的是 Su—77，那是我们最好的战机了。”

“想不到您这也知道。Su—77 的确很好，但我们要更好的，我的意思是诸位将军应该抽出点时间，投资研制更好的战机。据我所知，两广地区的副指挥官‘神鹰’已经把 Su—77 发挥到及至，我们中队也有这样的战士。在战斗中，我们有很多想法，但 Su—77 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先进的战机。”

“巧的很，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

“战机要有更优秀的性能，必定要有更复杂的控制；控制越复杂，驾驶员就越难掌握，越难将战机的性能发挥出来。这两点是矛盾的。但是有一种机器，它复杂，但每个人都熟悉……”我故意停了一下。

“什么？”

“机器人，和人体一样的机器人。”

“精彩！我们老喽！”

“但我们的技术够吗？”另一个年轻的少将说道。

“外星人的技术高过我们。如果我们能缴获一架敌机，对我们会有很大帮助。”我接着说。

“上尉先生，敌人的战机和我们在技术上相差无几。”

“战列舰呢？”

“我们考虑过，也有过这样的计划。但敌人的战列舰有自毁装置。我们损失很大。”

“如果能抢先切断该装置的控制线，我们还是希望的。”

“你说在战列舰上着陆。”

“不，167中队有一名中尉发明了一种新战术，用机翼切割敌机。只要我们知道它的位置，该方案有可行性。”

“立刻调查敌人战列舰的自毁控制线位置。”老上将对着一个话筒激动地说。

“我们需要一种隐形且有坚固机翼的战机。”

“F—44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那个年轻的少将说到。他也很激动。

“我刚刚提到的‘神鹰’和我曾在一艘战列舰上待了半小时，如果有他，也许我们会想出自毁控制线的位置。”

“‘神鹰’！他在休假，据说是他正要结婚。”

“婚可以以后在结，但这项计划要抓紧时间。”

“休假的人我们找不到。”

“我可以，但需要一张您的命令。”

我拿到了上将的命令，上面多了一行字：实在对不起！

临走的时候，老上将说道：“下次你可以敲门进来！”

可爱的上将！可爱的老人！

赶到广州已经正午！飞机上我努力寻找教堂那高高的塔尖。

这并不难！我降落在教堂前，向上帝祷告，祝福那个发明垂直起降的人。

我跑进教堂！

“船歌小姐，你愿意嫁给……你右边的这位先生吗？对不起，我忘了你的名字，年轻人。并为他奉献你的一生！”

“我……”

“等一下！‘神鹰’先生，上将命令：你必须立刻回去。”

我高举那张纸。

全场寂静！

我几乎要晕了！

我太累了！为了这一刻我几乎耗光了我全部的精力。

虽然只有24小时。但我太累了。

我站着，但全身抖动，就象随时会倒下。我知道我不会，在船歌面前

我永远不会到下，在“神鹰”面前同样不会。

“你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船歌走过来，轻轻地说。

“不，我们必须马上走！”

“坐下吧！大喜的日子，耽误一会儿不要紧，人家小两口总要说点话。”

我望过去！是我的同学们。他们都在北京，但她通知了他们，而且是提前通知，否则他们不会赶来。而她却在昨天才通知我。

我只有苦笑！苦笑！

“对不起！”“神鹰”也走过来。

“我等你！永远！我送你出去！”

我们一起走出教堂。

“对不起！”我对船歌说。

“对不起！”船歌也同时说。

对不起我什么呢？没有及时邀请我。我难道能参加她的婚礼吗？

“我知道是你在搞鬼！也许是天意！谁知道呢？”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敌战列舰的自毁控制线的位置，因为我们都记得。

回到基地，我见到了柳菲儿，她说她要走了，她本来只是来替代“神鹰”指挥的，现在我已经能替代“神鹰”了。

F—44 被改造了一下：加了电烤箱和洗手间。167 中队起飞了。

F—44 的性能无法跟 Su—77 比。除了隐形一无是处。

由于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能在太空等待。

为了隐形连无线电都不能开。我只能坐在坐舱里看着漆黑的太空发呆。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我真的希望就这么等下去；“神鹰”也这么等下去，因为他要负责牵制敌人主力；船歌也这么等下去。

但是敌人还是出现了，那是在 167 中队升空 80 小时以后。

一队队敌机从我们前面飞过。竟有上千架。

不知道“神鹰”怎么应付。

敌机终于走完了。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决定采用夹击。“维纳斯”和“公主”在另一侧，当然，“蝎子”和“老虎”也在那边。“骑士”在这边，因为谁都希望冲过去后，有自己的心上人在前面。

等待在寂静中度过，我几乎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心跳。

35 分钟后，敌人终于出现。这 35 分钟竟比那 80 小时还长。

这艘战列舰有 1200 米长，好在和我们研究的那艘比只是大了一点，外形一样。姑且认为内部结构一样。

它的护卫战机有大约 150 架。

不管那么多！等了三天都等傻了！打！

我和“月亮”并肩冲了上去，“骑士”跟在后面，他为了提高速度，把能卸下来的都卸了，其他人围在他周围。

我们牺牲很大，因为我们要尽快突击到战舰附近，否则一旦战列舰开火，我们死伤更大，我的坐舱里没有那个显示器，我不知道具体的伤亡情况，我只知道“月亮”还在，“骑士”还在。至少有两个人为保护“骑士”撞向敌方导弹。

同时在另一侧，“维纳斯”开始组织进攻，她成功地吸引了大部分敌机，

否则我们一个也冲不进去。

我们冲破了敌机的阵线，这种外星人一定不踢足球，因为他们不懂层次防御。

我们翻回头替“骑士”断后。

“骑士”的F—44喷着烈炎冲了过去。

他成功了！

他的机翼在战列舰的腹部划过……

“维纳斯”和“公主”也杀了过来。

“骑士”飞向“公主”，后面是三架敌机。“骑士”突然减速，弹射。两架敌机撞毁，“维纳斯”轻松击落剩下的一架。“公主”把“骑士”拉进坐舱。

现在我们腹背受敌！外面有敌机的包围，里面有战列舰的炮火，我决定挺而走险。

因为我看到战列舰驾驶舱里外星人没有飞行服。

生命需要空气，所以战列舰驾驶舱内必定有空气。Su—77和F—44也有，但我们还是穿飞行服，以便随时弹射到太空中。

我要学学“骑士”。

我飞向战列舰，“月亮”跟在我后面。

我避开炮火，飞到驾驶舱前，这时三架敌机已将我和“月亮”隔开。

我的右翼划过战列舰驾驶舱前的“玻璃”。

空气将“玻璃”碎片和7个外星人的尸体抛出驾驶舱。撞向那三架敌机，敌机在混乱中被“月亮”击落。

我的面前又出现两架敌机。

我弹射而出，“月亮”同时发射三枚导弹射向我的战机，她的时间控制的很好，就在我的飞机飞到两架敌机中间时，她的导弹击中了我的战机。

三枚她的导弹，六枚我剩下的导弹，我的战机和电烤箱中的一个汉堡包将敌机炸成碎片。

“月亮”将我拉进她的驾驶舱。

“你怎么知道我要弹射？你不怕打死我？”

“你要是那么笨，死了活该！”

我们飞进战列舰的驾驶舱。

先进的东西通常都很Visual，Visual的东西便于学习，便于自己学习，也便于敌人学习。

学的快是我的特长。何况我旁边还有个比我聪明得多的“月亮”。

我们很快找到了战列舰的武器控制台。

它有两个屏幕。左边显示着战列舰的各个武器，右边显示空中的敌我飞机。红的是我们的，黄的是他们的。

我用手指在左边屏幕点下一门主炮，又在右边点下一架敌机。

没有反应。

我们对视一眼。迷惑！

“月亮”的战机不知何时已经飘走了。在右边的显示器上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红点。

我点下一门主炮，又点下“月亮”的战机。

“月亮”的战机立刻变成一个明亮的火球。

该死的敌我识别系统！

“他应该可以打自己人的！灵感！”我对“月亮”说。

“当然！这些外星人都是半生命半机器的，机器的一半是为了控制；生命的一半为了应变。要应变就要思考，有思考就会有反叛。出了叛徒自然杀掉。”

“月亮”就是月亮，小时候晚上看到月亮就拼命跑、拼命追，可无论如何追不上。

右边的显示器下方又出现密密麻麻的黄点儿。看样子我和“月亮”只有10分钟的时间。

拆！

我拔下右边的显示器，下面是一个淡绿色的板子，可能是类似于电路板的东西。看不懂！

再拆！又一块。再拆！空了！

还是先装上吧！上帝保佑还能用！

再看“月亮”，也拆下了两块。她正盯着下面的一块看呢！

“看这儿！”“月亮”叫我。

“向右有两条光线，红的，黄的。红光穿过这个孔，黄的被这个东西挡住了。”

“我拔下来看看。”

没拔动。

我掏出手枪，对着那个东西开了两枪。这回能拔动了。

“月亮”装上显示器。我在左边按下战舰的主炮，右边按下一个黄色的亮点。一架敌机被击毁。

复杂的东西其实都很简单！当然，女人除外！

167中队的战士们开始向战列舰靠拢，在其炮火的掩护下拦截敌机。

也许这艘战列舰还担负预警机的任务，失去了它的指挥，敌机一团混乱。然而F—44的性能实在太差，我们损失惨重。

当最后一个黄点消失的时候，显示器上只有103个红点儿。

出征的时候有156个人，现在只有106个，整整50个兄弟！

我和“月亮”控制着战列舰向地球飞去。没有遇到拦截，不知道“神鹰”是如何应付那近千架敌机的。那决不容易。

几十架空军垂直起降的补给机等在外太空里，它们带着长长的铁链。

钩住战列舰后，缓缓向地面降落。

我走出战列舰，看到了“神鹰”，他的脸色很难看。

他的身后站着不到30人。

牵制一千架敌机要多少人？我不知道，但绝对要数百人。然而只有不到30人回来。

老上将走了过来，给了我一副中校的肩章。然后走向“月亮”，看了看她的肩章，又发给她一副中校肩章。

167中队的人渐渐回来。每个人都得到了高于原来两级的简章。

老上将走上高台。伸出双臂，声音颤抖：“这次行动，我们有672名勇士留在漆黑的太空，我们以他们为荣，人类以他们为荣；人类以你们为荣，有你们，我们一定能赢得这场战争，人类一定会赢。”

我敲响会议室的门。

“请进！”

这次我是被请来。我走进会议室，12个将军都在。

“请坐！枫林中校。”

“我们请你来是想听你汇报一下你在关岛地区空军中所做的事。”

老上将的眼睛里带这一丝狡猾。我喜欢有这种眼光的老人。因为他们都很可爱。

“首先是私自放假三天，然后，在军营中搞舞会。”

“继续，中校先生。”

“垂……帘……听……政。”

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

“这么说，联合国空军只能挺两年的消息是卓大校告诉你的了。”

“不是！”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这并不难！”

他们又对视了一会儿。

“很好！卓大校就要退休了，你来接替他的工作。”

我的脑子里并没有考虑这件事。

“这么说来，你们早知道联合国空军只能挺两年！”

“当然！你以为我们是老糊涂吗？”

“这个消息只封锁到地区指挥官，你们怀疑卓大校告诉了我。并打算送他去军事法庭，但你们相信了我的话，所以卓大校只是退休而已。

对吗？”

“我早说过这小子不简单！”

“我将消息告诉了我的一个同学，她是‘神鹰’的女朋友，所以‘神鹰’也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于是他向诸位报告。所以枫林这个名字给你们留下了印象，所以上一次我闯进这个屋子，你们并没有生气。我猜的对吗？”

“我原以为将来的军界是‘神鹰’的，看来有人要和他挣了。”

我走出会议室，老上将回头对我说道：“做为上将，我不得不反对你的所作所为；做为67岁的老头儿，我喜欢你这样年轻人。”

“谢谢！老头儿！”

“好好干！臭小子！”

我接到“神鹰”的电话。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本想搞个激将法把你弄出来，现在还是直说吧！我想：你、我、船歌一起谈一谈，你来吗？”

肯德基在广州的生意也挺红火。

船歌低头撕着可乐杯盖儿。

我不想说话！看着她。

“看来还是我说吧！我先说我，我爱船歌，我希望她能找一个如意郎君，所以如果有人比我强，并且喜欢船歌的话，我会退出。在说你，你爱船歌，为了成为她的追求者中最好的你可以不择手段，你很能干，如果不是我比你大两岁的话你现在有可能已经超过我，你很有潜力，我应该给你一点时间，因为就算我赢也要赢得光明磊落，让你心服口服。但这段时间不能太长，你也不希望船歌的青春在等待中度过。最后说船歌，其实你在船歌心中……”

船歌抬头，看着“神鹰”，“神鹰”笑了笑。

“只有船歌的心中彻底没有你以后，我才应该向她求婚。两年后空军将面临挑战，那也是你最后的期限。如果你在那时还没有超过我，我不会在等你。”

“很合理！”我喝了一杯可乐。

“为什么我不能自己选择？”船歌大声喊着。

“因为……你心里有两个人！”想不到“神鹰”会和我同时说这句话。

“神鹰”和我的确有几分相似。我们都直接面对心灵的最深处。毫不掩饰，也不容别人的掩饰。

船歌很不开心，我有些心痛，但好在只有两年了。

两年后，所有的痛苦都没有了，船歌的，我的，“神鹰”的。

感谢“神鹰”的提议！

“维纳斯”的痛苦却没那么快结束，从“老虎”和“蝎子”之间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虎”和“蝎子”既竞争又合作，竞争精彩绝伦，合作天衣无缝。

他们前世就是如此，来生也将如此。前世是为了“维纳斯”，来生也将为了“维纳斯”。

就象是宿命。

女人的心比男人大，我这么认为。因为一个女人的心里可以有两个男人，而一个男人心中只能装下一个女人。

“骑士”始终没向“公主”说出那三个字。在他心里，只要能为“公主”做点事儿就足够了，然而谁都看得出“公主”很喜欢他。“公主”觉得这样挺好，因为如果有一天“骑士”真的说了她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对将军们的提议被批准。RF 计划启动了。

我其实早就不关心它了，我提出这个计划只是为了从婚礼上把“神鹰”带走。

我以为这个计划将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但它却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正个 167 中队的命运。

17 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关岛地区日益强大，167 中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那时，我们只剩下 87 人。

我已经是上校了，但“神鹰”却成了联合国最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少将。

一封密电把我带到了亚马逊河的丛林中。

来接我的是“神鹰”。

在那里我是唯一一个不是将军的人。

“神鹰”带我走进一个大厅。它的布景让我想起亚色王的圆桌。

人们围坐在周围。

老上将指着我说：“这就是 RF 计划的提出者——枫林大校。”

将军们纷纷向我点头示意，我一一回以微笑。

我找了个空座坐下，其实那是“神鹰”坐下后唯一的空座。

我的对面是一个比老上将更老的上将。很明显，他是头儿。

“时间紧迫，我来说！”这个老头儿很严肃！

“RF 机器人的电子系统，已经完成，这归功于这位枫林大校。”

但机械系统出现难题。RF 机器人很复杂，需要极其坚硬的合金，这种合金我们已经可以合成。但是，一旦合成后没有办法对其加工。它太硬了。

解决办法刚刚找到：土星的一颗卫星上有一种植物，它的叶子里有一种物质，在这种物质的溶液中合金强度会降低。很不幸，地球上没有这种植物。如果合成这种植物的 DNA 要五十年。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另一种方案：

派一支中队去那个卫星，带回种子，合成这种植物所适应的环境并不难。

诸位听懂了吗？”

我看了看周围那些带着将军军衔的老老少少。他们并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看来他们早已经知道了，这个老头儿说了这么多只是在说给我听。难道他看上了 167 中队？傻瓜才会去！

老头看着我。

“有两个问题。”

“请！”

“一、生擒敌战列舰的功劳‘神鹰’比我大！”我是在故意装傻拖延。

老头看起来有点儿生气，但继续说：“二呢？”

“第二就是，这个计划的成功率是多少？”

我要他亲口说出，我不信他的脸皮会那么厚，派 167 中队去送死。

“十万分之一！”他的脸色更难看。

“既然如此，我们不如冀希望于合成 DNA。”我看你怎么办。我暗自窃喜。

老头不说话。

“或者……我们派十万个中队……”我在扰乱他的思维。反正我不是白痴，谁当我是白痴他就是白痴。

“名不虚传！”老头冒出这么一句。

“我早说过！”可爱的老头说。

“枫林，张上将曾对我说过：如果要你答应这件事，就要对你实话实说。这个任务是几乎不能完成的，这不是激将法。但……我们只能赌一把。空军正节节败退，最多还能挺七个月。我们只能赌了。我们老了，在空军最后的日子我们将一起走进战机……和这几年来把生命留在太空里年轻人一起去天堂。但我们希望我们走以前，能将希望留给人类，我们也只能留下这个了。你可以想三天。三天后，不论你是否同意，我们都不会怪你……”

一个个老人站起来向门外走去，他们经过我的座位，依次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我想起我的老爸。

最后一个是“神鹰”，我拉住他，“你和他们一起吗？”

“是的！”

“船歌怎么办？”

如果他说什么正义、人类、理想、责任的话我就会把他从窗户扔出去。

“我会活着回来的。”

他走了。带着自信与从容。

我给老爸、老妈打了电话。问他们我该如何决定。

老妈的声音有点哽咽：“不论你如何决定，妈都支持你。”

老爸有点儿生气：“你 24 了，自己的事自己决定。”

我说了声“谢谢！”，我知道老爸的眼睛里一定是泪水，他仿佛知道我一定会选择“去”。

我决定去！

但我要告诉 167 中队的每个人。

我只代表我，他们的命运也要由他们自己决定。

我真的很感动！

“我为你骄傲，‘木头’！”

“岂有不去之理？”

“要是你不同意，现在你的脸上就是我的臭鸡蛋。”

“5 天后出发，这 5 天里不会有任何任务。”

每个人都有事要做。

“月亮”没有，她的唯一的亲人已经去世了。

我的事做完了，所以这 5 天我们一起度过。

我带她四处乱走，可惜这世界风景已经剩下不多了。

艾菲尔铁塔倒了，金字塔只剩下两个。

长城没有倒，自由女神到了三次但依旧挺立着。

5 天太短了！

87 人来到亚马逊河的丛林中……

“你们面前是人类第一艘战列舰，也是唯一的一艘，但以后我们会很多。它有 1400 米长；可以载 87 架 Su—77 型战机；三个月后它将带你们到达土星轨道；它经过隐形处理；IBM 公司为它提供了最好的计算机和软件；但起飞必须要用助推火箭，着陆不用。所以在土星卫星上的行动要用 Su—77。”

带着巨大的压力，我们离开地球……

这次行动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花仙子”行动。

这是“公主”的提议，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

七个月的漫漫征程开始了……

蔚蓝的天空渐渐变成漆黑。压力渐渐消退。

我凝视着舱外，繁星点点，宁静、安详。

“月亮”坐在我旁边，突然拉了我一下，我转过头，她眨了两下眼，示意我活跃一下气氛。

我这才意识到，有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每个人的脸。但我却想不出什么办法，因为它也笼罩着我，那时我的思维处于停顿状态。我有点着急。

“‘木头’，可以动了吗？”“公主”突然说话。

“可以，早就可以了。”

“不早说，厨房在哪儿？我饿了！”

“后面！谗！”

“公主”解开保险带，想后面“飘”了过去。

“你带麻将了吗？”

“带了！”

“带了也没用，这里没重力，牌会乱飞的。”

“说你笨就是笨，我这麻将可是钢的，带磁力。”

“这都想得到，你真行！”

“后面有休息室，去玩去吧！我和‘月亮’值班，三个小时后‘维纳斯’接班。”

人都飞走了！

“我们应该谢谢‘公主’，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活跃气氛。”

“我也是！如果就这么待七个月，我们都不会走路了。”

“有健身房吗？”

“我查过了，没有！”

“我有个主意，我和‘神鹰’在无重力状态下打过一把，很难看。我们可以来个太空格斗比赛。既锻炼身体，又可以适应将来的太空战。”

这艘战列舰比敌人的更容易控制，所以通常大多数人会闲着，太空格斗在 167 中队流行起来了。

而那副磁力钢麻将却成了 167 中队的吉祥物。

但对我而言，听“月亮”弹琴唱歌是最大的享受。

有一次，我来了兴致，拿过吉它开始弹。那是我第一次弹。

“月亮”说还不错，我很得意。后来有空就学一点儿。

“月亮”也愿意教，直到有一天……

“我学得快吧！”

“挺快的。但你永远也学不会。”

“不会吧！有你这么聪明的老师，再笨的学生也能学会。”

我预感到要有不幸发生，于是说两句让她开心的话。

她不说话，看着我，带着笑，那是与以往不同的笑容，让我想到“离别”。

“也许有一天你能学会……那就是在……我见到我妈妈的时候。”

可惜，那时我还听不懂。

偶尔会遇到敌机，十几架敌机在战列舰前不堪一击。

到达火星轨道的时候，只遇到三次较大规模的袭击。5 名弟兄殉职。

到达木星轨道的时候，又遇到两次较大规模的袭击。3 名弟兄殉职。

当我们看见土星时，依旧还有 79 名弟兄。

那种出发前的不祥的感觉在每个人心中减弱。却在我的心中增强。

在我看来，与敌人一次又一次巧遇是敌人的安排。

但我无法说服他们，我没有理由，也没有证据。我只有命令他们小心。

那颗卫星在土星后面，我们必须绕过去。

三天后我们见到了它。我打开雷达，探测周围的情形，虽然很多人反对。

整个太空什么也没有。

我又仔细地搜索了两遍，还是什么也没有。

灵感告诉我一定有一个极大的埋伏，它就在我的周围，但我却找不到。

但当我看着那些跃跃欲试的脸，只能同意“花仙子”行动第二步开始。

我带了 52 个人登上 Su—77，“月亮”和“维纳斯”留守。

“公主”要去，她说她要亲手摘。我们只能让她去。

我一再让每个人做好战斗准备。

不知道他们做得如何，当我到达那颗卫星的地面时，几乎想命令结束行动，返航。

周围没有敌人，只有坚硬的岩石。但我的心在剧烈的跳。我的鼻尖满是汗珠。

命令他们返航是没有用的。我知道。

那种植物只生长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我将周围的环境射成图象，传

回战列舰。十分钟后，我知道了现在的位置。

我确定了行进路线，虽然要绕个弯，但一路上都是平原。

我飞在最前面。让“公主”和“骑士”断后。

依旧没有遇到任何可疑的事情。

但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在呼唤我回去。

我可以马上回去。但我要找个理由让其余 52 人都回去，我找不到。

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我希望是我太多疑。

一条山涧出现在面前。

我停下，所有人都停下了。

怎么会有山涧？我询问战列舰上的计算机。

计算机的回答是，可能是原始资料有误。

如果当我们达到地面时就看见一条地图上没有的山涧，我可以命令返航，但现在却不行，因为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前面的森林，那就是我们四个月来，不远万里要找的东西。

我几乎可以肯定山涧下有伏击。但我还要命令他们迅速飞过山涧。

我犯了个错误，我把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山涧。并因为我的缘故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山涧。

我几乎从未想过我们这种战机的最薄弱环节——尾部。

我发现时已经晚了。

幸好有人想到了，如果不是她，所有人将在敌人的第一论导弹中化为飞灰。

就在我到达山涧上空时，我发现“公主”没有动，她反而掉转方向。

我发现了错误，却只能命令加速冲过山涧。

我依旧认为山涧下有伏击。

几乎一百枚导弹射过来，有一半是射向“公主”的。也许他们痛恨“公主”发现了他们的埋伏。

“公主”发射导弹与敌人的导弹一一相撞。但她只有 28 枚。于是 28 枚射向我们的导弹被击落。

“公主”开始躲避，一枚、两枚……终于被击中。

没有人能躲过数十枚导弹“公主”的飞机开始着火。

“公主”没有弹射，因为我们是在星球上，不是在太空里，弹射出去只会摔死。

我没有命令返航援救“公主”，因为山涧下有伏击。

我要和他们比耐力。我要他们先出来。

但“骑士”去了，我没有拦着他，因为拦不住。

“骑士”后面跟着 7 个人。他们没有向我请示。他们已经不信任我。

8 架 Su—77 飞到山涧上空，48 架敌机从山涧下飞上来，截住他们。

我原本一直在等这些敌机先飞出来。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现在我只有继续等，他们的机群中有我们的人。

“公主”一直在努力使她的 Su—77 蹒跚飞行，她在等她的“骑士”来救她。她相信当“骑士”来的时候她可以弹射，“骑士”一定会在空中抓住她，就向当年她在太空抓住他一样。

“骑士”几乎疯了，他的周围布满敌机，但他的垂尾劈开一个又一个。

他要飞向他的“公主”，死也要飞到。但他的前面总是有数不清的敌机。

有人要请战援助“骑士”，我制止了，因为山涧下至少还会有 100 架敌机。冲过去，将陷入绝对的被动。

100 架敌机会将我们和敌人一起击落。

他们是机器，没有感情。

只有“骑士”还在空中飞行。因为他的“公主”在等着他。

“骑士”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冲了过去。飞向他的“公主”。

山涧下的敌机终于忍不住飞了出来。

至少 200 架。

不必我命令，所有人在同一时刻发射导弹。敌机刚一露头就带这火焰掉下去。

一轮一轮的导弹，射向一轮一轮的敌机，火焰在山涧上燃烧。

终于不再有敌机飞上来。

“骑士”飞向“公主”。

“公主”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她弹射……

“骑士”飞过去……

一架敌机撞向“骑士”，最初在后面偷袭我们的敌机已经飞了过来。

“骑士”灵巧地躲过，并将敌机劈成两半。

“骑士”飞向“公主”，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他。绝对没有。

然而……

一架敌机飞向正在下落的“公主”……

每个人都听到了“公主”的呻吟。

每个人都疯了。

没有敌机坠毁，他们在空中就已经成了尘埃。

我们发射了所有的导弹，并用机炮射击空中敌人的尸体，用垂尾将她们避开。

“公主”落下山涧。

“骑士”追了下去。

我们等待着……

“骑士”回来了。他的舱盖儿开着。

我们看到他空洞的眼睛。

我摘了 66 颗种子，因为 167 中队只剩下 66 个人。

我不相信这个数字会带来运气。所以我要每个人忘记悲伤。

“每人一颗，只要有一个人能活着回去，‘花仙子’计划就算成功。”

战列舰以 4g 的加速度向太阳飞去。我们都被压到座位上。

“如果有谁受不了了，就说出来。否则我们一直加速下去。”

这几句话让我耗尽了力气。肺象瘪了一样。

有人提议：藏到土星的大气里。我笑了笑。

既然太空中没有敌机，土星的大气中还会少吗？

敌人对我们的计划了如指掌。埋伏精确。

所以，从现在起我必须反其道而行。

最愚蠢、最慌乱的办法就是逃命。

我要用这最愚蠢、最慌乱的办法。

没有人说话。

计算机的声音打破僵局，在我们后面有两艘敌战列舰和其周围战机正在汇合。

这是包围圈的合龙。

“月亮”的手抓住了我的手。我转过头。

这两个动作竟让我们费尽了力气。

我看到了“月亮”，她用笑容对我表示赞许。但她的嘴角流着血。

我命令计算机关闭发动机。

战列舰进入惯性飞行阶段。

我回头看了看我的队员们。他们依旧靠在椅子上不动。

我看到了“骑士”，他晕了过去。

“骑士”的体魄是公认最棒的，但他却已经晕了。

也许现在对他而言，昏迷反而更好。

在以后的27天中，我们与敌人交锋11次。

8颗种子留在太空中。

另外58颗飞向他们的新家。

这些都只是由巧遇引发的战斗。

为了隐形，我们不能使用雷达，是否遇上敌人只能听天由命。

但在第28天我们遇上了真正的截击……

一颗陨石在我们旁边掠过，向前飞去。

就在它即将消失的一刻，数枚导弹击中了它，在漆黑的太空中宛如一盏闪亮的灯，照亮了敌机，也照亮了我们。

打开雷达。两艘战列舰拦住去路。200架敌机向我们扑来。

勇士们纷纷飞出战列舰冲入敌机机群。

“月亮”集中了战列舰的全部炮火射向左侧的敌战列舰，“维纳斯”控制着战列舰向左前方突围。

左前方是一片小行星带。

我不知道我们的装甲有多厚，但“骑士”的垂尾可以切开敌人战列舰的腹部装甲，我们的战列舰的短翼更应该可以。

“维纳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弹雨中我们的短翼插进了敌舰的腹部。

剧烈的震颤将我们抛离座椅。

我爬起来，查看战列舰的损伤情况。短翼还留在敌舰里。

我接着查看短翼的情况。在翼尖上出现裂缝，而且裂缝在扩大，扩大的速度很均匀。我有一个可怕的构想。

敌人正在用锯子锯开短翼的翼尖，然后通过翼尖爬进来。

我太有想象力了！我希望我是想象力过剩。

但太空中的敌机正在减少。我看到一架架敌机返航，翼尖的裂缝一点一点扩大。

我命令太空中的战士返航。又少了9个。

“月亮”和“维纳斯”留在驾驶室里。

其余的人埋伏在短翼中。

等待永远是漫长的。但总会有结果。

一队半生命半机器的东西走了过来。默契使得第一次伏击很成功。

大半敌人变成蜂窝。

“月亮”传来信息：我方的发动机比敌人的功率大，我们可以拖走敌舰，但另一艘正在靠拢。

我让“月亮”减小推力，装出与敌人僵持的样子。

几分钟后，“月亮”告诉我：敌舰不再靠拢，太空中的敌机已经没有了。看来敌人已经将歼灭计划变成生擒计划。

“月亮”希望我能想个办法，再耗下去，敌人会有援军赶到。

我的确已经有了个办法。那就是潜入敌舰，试图占领它，但结果必定是敌舰的自毁。所有奇袭队的人不可能回来。敌舰的情况不得而知。一个人未必不好，至少可以少死几个。

我决定了。我任命“月亮”为167中队指挥官。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的旁边，是“骑士”。

“我掩护你！”

我没想很多，只是觉得“骑士”能重新振作我很高兴。

我们来到短翼的裂缝处。

“骑士”却一跃而出。敌人的子弹立刻飞了过来。

我只得用枪猛扫。

“骑士”不见了。我只听到耳机里传来：“三十分钟后，敌舰还没炸，你再来。‘公主’已经死了，‘月亮’还活着，别怪我抢了你的功劳。”

我守着裂缝，我吸引的火力越多，“骑士”的希望越大。

我明白了“骑士”的心，他是为“公主”活着的，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口说出那三个字。他现在要去说了。

“公主”死后，他一直等着这一天。他终于等到了。

三十分钟对“骑士”来说很短，但对我们来说太长了。

敌人采用人海战术。一排一排的冲了上来。

他们机器的一半使得他们可以在生命的一半丧失能力后发出子弹。

巷战比空战更加惨烈，因为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血。

血从167队员的嘴里喷出，玻璃面罩立刻一片血红，你看不到他的脸，但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呻吟。

你没有时间去扶他回去。敌人正在一步步前进。

幸好，十几分钟后，敌人的进攻渐渐弱了，看来“骑士”已经被发现。

我们撤回主舱。等待着……

主舱门的后面，我和36个队员靠墙坐着。

我看到他们脸上的恐惧。

敌舰爆炸了，冲击波将我们推向小行星带……

战列舰损伤情况十分严重。计算机正在计算。

我终止了它，让它计算如何用现有的武器在小行星带上制造一场爆炸，并形成射向地球流星雨。

我的计划又重新燃起了每个人的求生欲望。

两天以后，计算机提出了一个计划。大家跃跃欲试。

我继续让计算机计算出一种方案，用这种方案若干Su—77可以编队飞行使得其在雷达上的图形和战列舰一样。因为现在的战列舰已经满目创痍。

16小时后，一个22架Su—77的编队方案形成了。

几天的忙碌后，流星雨的准备工作结束了，17人留在战列舰上，22人坐上Su—77。

第一队由“维纳斯”指挥。

第二队由我和“月亮”负责。

分别！

“地球上见！”

我们相互祝愿，祝愿对方，也祝愿自己。

但每个人都知道。这几乎是永别。

小行星依次爆炸。象上海滩上的霓虹灯。

一颗颗小行星飞离轨道，战列舰的发动机喷出烈焰，消失在流星雨中……

四个小时后，22架 Su—77 以一种新奇的编队方式飞出小行星带。

这种编队的唯一作用就上让雷达以为它是一艘残破的战列舰。

15 小时以后，我们遇到拦截。

10 架 Su—77 被击毁。剩下的 12 人逃到木星的光环内。

沿着光环，我们飞到靠近太阳的一侧。

幸运降临了。

一艘敌方战列舰停在那里。

我们靠近并飞到它的腹部。用计算机跟踪并与其保持同步飞行。

这艘战列舰是用于侦察的，所以没有护卫机。藏在下面也没有人发现。

幸运伴随我们直到地球出现。

当我们脱离它的时候，它发现了我们。

我改变航向飞向月亮。

追踪的敌机很快赶到。一架架 Su—77 变成宇宙尘埃。

不停地有人调转方向拦截追击的敌机。直到只剩下我和“月亮”。

终于该我了。

我迎着敌机飞过去。

敌机大约二十架。我根本没那么多导弹。我的垂尾撞断了。

一枚导弹击中我的尾部。

我调整了方向，让它撞向敌机，然后弹射。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漂浮在太空中。

一架敌机向我撞来……

它爆炸了。惊异之中我看到一架 Su—77。

“月亮”。

她打开藏盖儿，抓住了我。

她本可以逃脱的。

四目相对……

突然，一枚导弹，从“月亮”背后飞过。

我感到，“月亮”的手猛地一抖。

她的眼睛闭上了。我看的她痛苦的脸。

我抓住舱盖儿，抱住“月亮”坐了进去。

月亮的引力将我们拉向它的山崖。那是一个不大的环行山。

紧急关头，我将机头拉起，幸运还伴随着我，我飞了过去。

但后面还有十几架敌机。

我发射了全部导弹，它们射向环行山的对面。爆炸！

我希望那爆炸可以让敌人以为那是 Su—77。

这是，我已经降落在山崖下面。
我关上舱盖儿。打开舱内的空气系统。
我摘下“月亮”的头盔。撕开她的飞行服和内衣。
我的手伸向她的背部。
她的背柔软而光滑，但我已清楚地感到：她的腰椎断了。
两滴眼泪落在她的胸前。
是我的吗？
我为什么要哭呢？
“公主”的死，我没哭；“骑士”的死，我也没哭。
但现在我为什么哭呢？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我心里的女人到底是谁。
两年来，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超越“神鹰”，我以为我是为了船歌。
也许开始是的。但后来已经不是了。
可是我不知道。
我抱起“月亮”，在她的耳边轻轻喊出她的名字。
一边又一边……
也许她在天堂之路上听到我在叫她，她回来了。
我感到她的身体动了一下。
“我爱你！”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听得到，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爱你！”我一边一边地喊着。
渐渐地，我每叫一次。她的身体就动了一下。
我不停地叫她。
终于她睁开了眼睛。
“我爱你！”
她慢慢闭上眼，又慢慢睁开。示意我她已听到。
她似乎要说话。我把耳朵凑过去。
“笨‘木头’……你终于……明白了。”
我的泪水流了下来。
“我要去找我……妈妈了，……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了
呢！”
“我是笨‘木头’，但我明白了。”
“笨‘木头’，我要告诉……妈妈，在这世界上我有个我爱的人，他也爱
我，……妈妈会为我高兴的。”
“‘月亮’不去，‘月亮’留下来陪我。”
“月亮有一面总是向着地球的……把我留在那里……让我总能看到……
你。”
我抱紧她，她不说话了。
“流星！流星来了……我也要走了。”
我沿着她的目光看去，那不是流星，是一艘燃烧的战列舰。它有 1400
米长。
巨大的火球从我们上空飞过。
但在“月亮”的眼睛里竟象一颗流星。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做我妻子吧！”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做我妻子吧！”

我握住她的手，放到我的脸上，“答应我！”

“我……答应！”

我看着她脸上的惊喜。

“吻……我！”

她的脸变的通红。

我低下头，吻她。

她的身体在颤抖，渐渐热了起来，我吻着她，希望我的吻能燃起她的生命。

但终于，她的身体渐渐冷了下来。

我坐在驾驶舱里。抱着我的“月亮”……

不知过了多久，我想起了“月亮”的话：月亮有一面总是向着地球的……。

我启动了 Su—77。

我的头顶是蓝蓝的地球。我抱起“月亮”，走出机舱。

我坐在“月亮”的旁边。泪水流过我的脸……

我要走了，我想“月亮”正希望我飞回地球。

我若不走，她就要着急了。

我突然觉得不再悲伤，“月亮”并没有去天堂，她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可以感到她在我的脑海里撒娇。

Su—77 离开地面。

我在“月亮”上空盘旋。

我看到一艘战列舰的残骸。就是“月亮”误以为流星的那个。

我飞过去。

我降落在它旁边，它就是我们的那一艘。

我走出 Su—77，走进它。

烈火已经烧毁了它，但我熟悉它里面的每一条路。

我走进驾驶舱，一具烧焦的尸骨坐在驾驶椅，已经面目全非。

但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链子上是一个金制的蝎子。

它是“蝎子”。我熟悉他的那条金链子。

“蝎子”不会离开“维纳斯”，“老虎”也不会。

我想 167 中队只剩下我一个。

我向机舱里的尸骨敬礼，然后离开。

离开月球我飞向那蓝蓝的星球，它竟变得如此陌生。

很快我遇到了拦截。

二十几架战机，在我面前一字排开。我没有导弹，只能冲过去。

我被击中。

我压下机头，坐舱对着敌机。弹射！

我飞向敌机。机炮炮弹从我身边飞过。

我飞到一架敌机的旁边，我的身体还是完整的。至少我的左手抓住了它的坐舱旁边的把手。右手掏出了手枪。

我的子弹穿过坐舱玻璃，穿过那个外星人的脑袋。

我努力打开坐舱，爬了进去。

又一枚导弹击中了我。

我的头撞到椅子上……

我睁开眼睛，看到无数红灯在闪。

枕头很软，我的眼睛有点儿花，等了一会儿，我渐渐看清了。

这是一个半球型的房子。直径可能有一百米。当然，我那时可能对距离没概念。

圆心处有一个半径十米的圆柱。我想门在那里，因为四周的墙壁上似乎没有门。

“有人吗？”

没人回答，但四周的墙壁上黄灯又闪亮了。

又过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人。

我坐了起来，其实只是身体向后搓了一点儿，靠在枕头上。

绿色的等又闪了起来。

“你好！”

这声音从四周传来。很熟悉，可以说非常熟悉。但我想不起来。是个女声。

“你好！”对女士我一向很礼貌，当然，在极少数情况下也会例外。

“欢迎你归来，枫林少将！”

“少将，我记得我是大校。”

“‘花仙子’行动成功后，你就是少将了。”

“种子你们拿到了吗？”

“拿到了，所有的军人都会感激你。”

“算了吧！我再也不当军人了。”

“我可以理解，但希望你考虑一下。”

“不谈这个。这是哪里？”

“这是机密。”

“不好意思，我不该问的。”

“还记得以前的事情吗？”

以前的事情！“月亮”我陷入沉思！

“不记得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恢复记忆。”

“不！不！我记得！我唯一想不起来的就是你是谁”沉默！

“对不起！我又说了我不该说的。”

我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该怎样谈下去。所以我选了一个地球人都关心的话题。

“战争怎么样了？”

“很糟糕，空军在两年前全部覆灭……”

“等一下，我昏迷了多久？”

“30个月零14天。”

“你说什么？”

“30个月前我们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你的骨骼除头骨之外全部粉碎，血管破裂73%，肺和肝脏完全破坏。”

“我现在是死是活？”

“活着，各种数据显示，你活得很好。”

“你救了我？”

“不只我，还有很多人。你的骨骼用的是 167 合金……”

“这种合金很好吗？我要换个更好的。”我觉得开开玩笑挺好。

“这是最好的，RF 机器人用的就是这种。它以 167 中队命名，以后有好的我可以帮你换。”这种语气很熟悉，但我还是想不起来。

“血管和部分内脏也是替代品。肌肉和神经是靠你自己恢复的。”

“总算有点原装货。”

“一年以前你就已经恢复成现在的样子了，但直到今天你才醒过来。”

“听起来，我一觉睡了一年。”

“可以这么说。”

“我想看看阳光，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再看看你。”

“前两条可以满足，第三条不可以。”

我坐起来，我发现雪白的被子下面的我是赤裸的。

“我……需要几件衣服。”

“哦！对不起，稍等！”

十分钟后，门开了，果然在那个圆柱上。

一个机器女拥走了进来，拿这一套衣服，是西装。

虽然是机器人，但我还是觉得别扭，于是在被子里穿上内衣才出来。

我们走进那扇门，是电梯。

十分钟后，我走出电梯。门外是一座花园。花很美，空气很清新。我始终不懂男人总是忽略花的美丽。

“看起来，你的一切正常。”声音还是从四周传来。

“托付！还好。”

灵感又一次降临，我俯身去闻花香……

“呀！我的右腿有点儿不对头……有点儿痛，很痛。”

然后我开是倒在底上。

“让我看看。”

“你在哪儿？”

“你前面有个摄象机……”

我噌地窜了过去，上帝保佑！是有线的。

我拉起线，几支鲜花也被拉起。看来我其实也是不爱惜鲜花的人。

沿着电线，我开始飞奔。

这时我开始喜欢我的半机器身体，它实在很不错。

我跑出花园，前面岩石满地。远处只有一个小草房。

我跑过去，一脚踢开房门……

淡蓝的长发在窗口闪过，我惊呆了，不是因为淡蓝的长发，而是因为那头长发后面的金色的尾巴。

她跃出窗户，我跟着跃出去……

是个悬崖！反正我有最牛的合金做骨头！

下面是海！

我向下潜去。

我的身体是强壮的，新的身体更强壮；但睡了两年了我耐力和体力已经大不如前。

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法游上去了。

我睁开眼睛。看到一张熟悉的脸，那是一个可爱而且狡猾的老头的脸。他正对我笑。

“你不是死了吗？”我不由自主地和他开玩笑。

“呸！刚活过来就损人。”

“你还好吧！”

“还不坏！”

“我记得当初你不是也要参加空军的元老战吗？临阵脱逃了？”

他的脸色有些阴暗，但随即又笑逐言开。

一个人如果能随时开导一下自己，他会快乐很多。

“总得有两个人活了下来。全死就太惨了！”

“‘神鹰’？”

“他和我！我现在负责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陆军，有没有兴趣？”

“没有；一点儿都没有；完全一点儿都没有。”

“可以理解！我不难为你，没人能难为你。”

“理解万岁！”

“不过，RF 计划是你提出的，你要负责。”

“不上战场？”

“科研！”

“完成了就可以走人。”

“给你个中将，然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答应了？”

“不答应！”

“为什么？”

“要一个附加条件。”

“你说。”

“我要见柳菲儿。”

沉默！

沉默中我们对视。是在较量。

我赢了。

“你赢了，年轻人，但你必须保证忘记你和她在一起的事。”

“你又加条件！”

“一定要加！”

“我也要加。”

“还有条件？”

“我总不能穿浸了水的西装和人约会。”

柳菲儿从海面露出头，游了过来。

她跳上岸。是跳，用她的尾巴。

“我以为只有传说中才有美人鱼。”沉默了好久我终于开口。

“你永远是我的教官，我们永远是朋友。”

（我答应了老头，所以和她的谈话只能透漏至此。）

167 中队的往事算是写完了。

RF 机器人基本竣工，明天将会来两个上校试飞。今天休息。

我要把我写的交给“维纳斯”。

陆军部通知我，她已经退伍。住在广州西郊。

我找到了她的家。

她正在花园里坐着。

我走了过去。

“枫林？”

她没回头。我有点儿诧异。

“是我。”

“写完了？”

“写完了。给。”

“你念给我听吧！我看不见。”

她确实看不见，她的眼睛依旧清澈、美丽，但谁都可以看出她已经失明。

我将写的读了一遍。

“你还是知道你喜欢‘月亮’了。”

“知道了，可惜太晚了。”

“有一次，我问‘月亮’：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她说：反正他心里是我，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我写的缺了一段……”

“要是一个月前我一定不会帮你补上的，现在我可以。”

战列舰在流星雨中前进……

起初有一些敌舰拦截，就在要被发现的一刻，突然撤退了。

那时“维纳斯”就以为另外的 22 人已经不能回地球了。

他们一直躲在流星雨中。

直到又一次拦截到来。

那是一次疯狂的拦截，每一块陨石都要被炸成碎片。

“维纳斯”不得不命令战列舰脱离流星雨的轨道。

但没有人执行命令。

她回头，看见“蝎子”和“老虎”。

他们站在她背后，彼此对视。一言不发。是在较量。

她看出他们在较量的时候，他们的较量已经有了结果。

“老虎”一把抓住“维纳斯”。

不论怎么反抗都不放手。

“老虎”把她放进她的坐机。用安全带绑住了她，然后启动遥控模式。

她大吵大嚷，因为她已经猜到他们的用意。

十架战机起飞，留下 7 个人控制战列舰。

战列舰闯出流星雨。

消失在太空中。

“老虎”飞进来，解开她的帮绳，她只能趴在“老虎”的胸前哭泣。

流星雨再次被拦截时他们已经离地球很近。

他们开始向地球逃命。

“老虎”始终在她后面，后来也只有“老虎”在她后面。

他们降落在 167 中队的机场上。

她跳出飞机。

“老虎”也跳出来。

他跑过来，按倒她，压在她身上。

接着“老虎”的战机爆炸了。
她摸到了“老虎”的血。
“老虎”并没有死，受了点儿伤。
她看到了眼前的景象。
废墟！
所有的建筑都被毁了。
她跑向 167 中队的废墟中，找啊！找啊！
“老虎”喊她，叫她快点儿离开，可她想找点儿 167 中队的东西再走。
她找到了，是那本残缺的《枫林日记》。
“老虎”又一次扑倒她，她听见了枪声。
“老虎”的右臂流出了血。
她开始飞奔，因为她知道“老虎”决不会跑的比她快。
她只有快跑，“老虎”才会快。
她跳进驾驶舱，伸手去拉“老虎”。
一颗子弹射中她的头盔面罩，不太正，她面罩的玻璃立刻花了。
她看不见“老虎”。
她再去抓，抓到了“老虎”的手。
她听到一声巨响。
“老虎”一下子变得很轻。
她用力一拉，拉上了“老虎”的一只胳膊。
讲到这里她已经泣不成声。

